



義精則守年青

著 譚 焯 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4  
4  
1



義精則守年青

---

著 謨 煒 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三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 青年守則精義

每冊實價國幣三十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出版

著者 陳 煒 謨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相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中三路  
十七號

# 目次

## 序

第一章	忠勇爲愛國之本	一
第二章	孝順爲齊家之本	一
第三章	仁愛爲接物之本	二
第四章	信義爲立業之本	三
第五章	和平爲處世之本	四
第六章	禮節爲治事之本	五
第七章	服從爲負責之本	七
第八章	勤儉爲服務之本	八

南洋時局精義 申致

二

第九章 整潔為強身之本.....100

第十章 助人為快樂之本.....113

第十一章 斷浮闊為濟世之本.....124

第十二章 時有恆為成功之本.....134

跋 回章 論南洋立業之本.....141

第一章 心愛南洋之本.....151

第二章 奉國教養之本.....161

第三章 忠貞愛國之本.....171

目次

## 序

這黨員守則十二條，已經中樞明令規定為中國青年守則。這意義是很深遠的。

總裁曾以禮義廉恥為全國共通校訓，並昭示青年守則中六七八九四則（即本書第六七八九各章），為實施此校訓之基本訓練。就涵義言，則國父所提倡的八德，總裁所提倡的四維，皆已包括於此守則之中而無遺了。

廣泛一點說，中國現正對於世界負着一種責任。這就是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無論何國國民，未有不尊重其祖先的精神的遺產即文化的。中國文化的精華，大部份都包括在這守則的含義之中。從前嚴幾道先生癡儂西洋文化有年，他說：「不佞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百年互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一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迴觀孔子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如此矣。」中國文化實負有救濟世界文化的責任，豈有

青年而可以不知寶貴祖先文化的遺產嗎？中國文化寶貴，世界文化寶貴，青年是將來國家的棟樑。漢代大學者董仲舒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庶民」，他們惟利是圖，一天到晚只知打算盤，賺大量的金錢，如現在蠅營狗苟發國難財之商人或準商人是也。另一類是「大夫」，他們舌敵唇焦，講說仁義，身體力行，以求化民，如我們所希望於現在的青年，即國家未來之主人翁者是也。青年是預備做將來的士大夫的，顧亭林嘗以士大夫之無恥為國恥。這樣說來，青年責任之甚重，可想而知了。

或可問：「現在社會畸形發展，舉國風靡，羣趨投機發財之途，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奈何舍此之不責，而專責我純潔之青年乎？」此言誠辯，但亦未盡然呢。墨子一生慷慨好義，他的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必這樣賣力氣去做呢？最好罷休了罷。」墨子說：「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只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食之者衆，生之者寡，那一個耕田的兒子應該格外努力耕田纔好。當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應勸我多做，何以反來阻我呢？」（貴義篇）

這樣說來，青年的責任更甚重了。

職是之故，遂作這一本『青年守則精義』，以發其微，並獻之於我的心性純潔身體強健，不但坐而言，並且起而行的青年。



## 第一章 忠勇爲愛國之本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話。孔子是一個很忠誠的人，他一生得力處就在這個「忠」。他二十五歲時跑到齊國，後來返魯，已四十二歲了。他一生栖栖皇皇，就是爲了欲行其道，爲國家民族效忠。直到他五十六歲，纔做到魯國的大司寇。三個月之間，而魯大治，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連物價也平抑，「粥羔豚者弗飾賈」了。不過，真是如他的大弟子顏回所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當時齊人怕孔子把魯弄得太好，於齊不利，便以卑污的手段，送女樂於魯君。果然，這美人計很奏功效，魯君受其蠱惑麻醉，工作懈弛。這時候，孔子本來很可以「高蹈」的，子路也勸他走了。然而他還不肯「掛冠」，因爲魯國還在祭天呢，直到天亦不祭了，魯國完全成了無禮的國家，他纔離開。

衛靈公老了，始終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他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僕僕風塵，在齊習韶，三月不知肉味，過匡時，甚至因為貌似陽虎，而陽虎又嘗虐待匡人，遂被無辜拘禁；桓魋欲得之而甘心，擬置之死地，靠他很有自信力，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終於脫險；但在陳蔡之間時，因楚使人聘孔子，這一回又遭了忌，深恐他把楚治好了，陳蔡的大夫用的不是什麼美人計，乾脆派兵圍孔子，孔子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了。後來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纔得免，這時孔子已是六十歲的人了。他這樣地栖栖皇皇，『不知老之將至』到底是為什麼呢？乾脆一句話：就是欲效忠國家，效忠民族，希望能忠誠服務，藉此以有所貢獻。』

我們今日提倡『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對於我們至聖先師的矢志效忠的故事，是首先應該謹記不忘的。

再說孔子的這位大弟子曾子，就是孔子喊着他說『參乎，吾道一已貫之』的這一位大賢，他就曾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他戰戰兢兢，惟恐稍有差失。這三項中，第一項就是要忠于職守，第二項就是忠于對人，第三項就是忠于學業。綜合起來，這仍舊是「一以貫之」以「忠」。

「忠」的一個意義就是忠于職守。朱子說：「盡己之謂忠。」一個人如能善盡自己的職分，負責到底，這便是忠。全國人如能都善盡自己的職分，則這個國家的行政機構必很健全，事情推動起來必很順利。這要點祇在這一個「動」字，動就是推動。一件事情能夠推動得爽快，就是辦理這件事情的人忠于職守，勇於負責的表現。顏習齋說：「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一國的人如能努力效忠，把各樣事情都順利進行，這一個國家也強盛了，換句話說，這也就是這國的人民愛國精神的表現。

欲知忠的重要，當知忠的相對性。忠的反面為不忠。不忠就是作事不負責任，效率遲緩。熟習中國政治史的人，都知道宋代政治工作推進之遲滯。這原因就由于缺少忠于職守的精神。當時最大的毛病，一個是「推」。官無定員，員無專職。僕射，尚書，員

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職者，佔大多數。遇議政事，則互相推諉。吏曹推之戶曹。戶又推之禮。往復移文，終年不決。另一個毛病就是『拖』。拖就是拖人下水之意。美其名曰共同審議，實際是推卸責任。自己不願負責，因此拖人下水，讓其他部分連帶負責。這『推』與『拖』，就是不負責任，也即是不忠。其結果，金人已渡河，而朝議尙未定。誤盡蒼生，端的只爲了缺乏『忠』的精神。

忠的另外的一個重要意義便是『忠貞不貳』。我們對於國家效忠，要始終不渝，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念茲在茲，都是爲民族爲國家的這一個念頭。我國古昔賢哲，最富於這種忠貞不貳的精神，尤其是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更當精誠無間，所謂『時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是也。茲請以我國宋代民族思想家鄭所南爲例。清代鄭板橋曾經刻一圖章云，『所南翁後』，就是追念其孤忠耿耿的先祖之意。所南翁忠貞的事蹟，實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他最初本來不叫這個名字，宋亡，乃改今名，他名思肖，意即思趙。他字憶翁，號所南，皆寓意也。他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之於詩文

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詠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這都是他的愛國精神的表現。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聞北語，必掩耳而走。坐臥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他善畫墨蘭，自更祚後，爲關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有名的「心史」，即其傑作，明崇禎時，於吳中承天寺井中取出之。蓋所南翁作此書，所言多種族思想語，作成卽以鐵函封緘，投之井中。像這樣忠貞，纔夠得稱爲發揮「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爲我青年所應景仰效法的。蘇詩曰：「心史」。趙汝愚以忠原而殉國，忠奏而忠。蘇詩是西語「貴文」也。吳詩曰：「勇者不懼。」國父說：「不怕三字，實卽勇之定義。」（軍人精神教育）他又說：「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毀壞了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死」。」「民族主義第六講」曰：「武官不怕死，而天下平」，勇就是不怕死。

也即是忠的精神最高的表現，故忠與勇是相關聯的。抗戰以來，我們在湘北曾經三次大捷，其所以致勝之由，就是由於勇，不怕死。在湘北第三次大捷之前，上自司令長官，守城師長，皆曾預立遺囑，誓以死戰。據說預立遺囑者，達一千五百人。茲錄方先覺師長預立之遺囑如下：『奉命固守長沙，若不成功，決意成仁，以報黨國，以報總裁及諸長官。』能有這樣的決心，所以纔能以壯烈的戰鬥，迭奏膚功。這就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其次，勇者必有謀。無謀之勇，便是匹夫之勇。蘇東坡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言勇也。』這就是所謂『朝之忿忘其劍及親者。』孫子也不贊成這樣的奮螳臂以當車輪的勇。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最近，中國空軍美志願隊在緬甸越南以及中國上空，迭奏膚功。他們會擊落不少的日機。只要打落一架日本飛機，就在飛行員的擋風玻璃下面，畫一個顯明的小紅點，代表日本國旗。大隊裏面的人

最少得到兩點，而很多的人有半打以上，至於已犧牲了的中隊長紐喀克，在他的機身旁邊已經有二十八個點子，證明他一人曾擊落二十八架日本飛機了。真的，他們是如此英勇，以至有一位飛虎隊隊員格林君，獨自駕機與日本戰鬥機十五架激戰，擊落日機一架，後來又獨自與日驅逐機六架鏖戰，又擊落日機二架，這時自己的坐機也燬了。他遂棄機跳傘，卒至平地。敵機三架追蹤射擊，格林解傘縱步，敵彈橫飛，後至一大樹下，觀敵機來襲方向，繞樹避彈。追敵機去後，樹上彈痕累累，而格林君安全無恙。這英勇的故事是在全美各處都轟傳着的。但是他們是有勇無謀的麼？否。他們的隊長陳納德，從黎明到深夜，都是埋頭在戰術計劃裏，埋頭在籌措新的打擊敵人的方法裏。他規定要他的飛行員早睡，所以他自己也很早就上牀——但他很少睡，因為他把他的計劃也帶到了牀上。結果，他們對於日本飛機進攻時隊形怎樣，牠們怎樣轉彎，以及日本最新式的零式飛機的性能，牠的優點與劣點，均成竹在胸，瞭如指掌。他們實在是智勇兼備的。這就證實了勇者必有謀。『君子當先謀。』子曰：『君子當先謀。』

丁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在別的地方，孔子又說過：「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不為固然算  
是無勇，見不義而勇為之，亦不能算勇。現在一般人都急於發國難財，他們從前跑仰光  
香港，現在囤積居奇，見縫插針，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也未嘗不勇。但他們操縱物  
價，可謂劫人之財以肥其身，這正是孔子所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其結果免不了  
孔子所謂「亂」。這說明了勇者必有義。

忠勇之真意義與真價值既略如上述，所以我們提倡忠勇。不但我們提倡忠勇，西洋  
文明國家亦正盡量提倡忠勇，如美國人民之崇拜麥克阿瑟將軍是也。麥克阿瑟的胸章，  
在紐約芝加哥華盛頓三市，很快就賣到一百萬枚，他的故鄉，立了麥克阿瑟街，美國軍  
官學校裏立了麥克阿瑟銅像。許多美國新生的孩子，都起名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在巴丹  
半島，數度拒絕日本人的誘降，這是忠。他的部下的傷兵都繼續作戰，甚至一位中士頸  
上受了傷，一顆子彈從這邊穿進去，那邊穿出來，可是他只在兩邊貼了橡皮膏，仍舊繼



續作戰，這就是勇。惟其忠勇，故能愛國。

說到國，在我們今日看來，尤覺有深長意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還，有多少國家是已屈服投降？有多少國家是名存實亡？有多少國家是呻吟於異族鐵蹄之下？有多少國家是像壓擠葡萄汁一般地被人剝削？這原因就由於亡了國，或者名存實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呢？這些國家內部意見紛岐，便是不忠，人民厭戰心理又深，這就是不勇。所以弄到亡國。據法國女名記者塔布衣夫人的報道，巴黎飯館中的客人，只要一見德國軍官進來，就會起身他去。後來德國軍官注意及此，規定在德國軍官進入飯館十五分鐘之內，在座食客不准離去。於是你每天就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德國軍官進入飯館後，法國人即拿出錶來，不吃，坐着，戴上帽子，等着十五分鐘後走去。可愛的法國人呀，你們能有這樣難能可貴的反抗精神！但是，可哀的法國人呀，你們雖然滿腔熱血，盈懷悲憤，也只能作這樣消極的抵抗，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了。其原因就由於你們沒有正國！正國的關係是多麼重大呀！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呢？



## 第二章 孝順爲齊家之本

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所以，我們於談忠勇之後，緊接着就講孝順。自來的忠臣義士，往往也是孝子賢孫。例如明朝的史可法，他是孤忠耿耿的，但是他是一位孝子。他督兵北洋河時，有『憶母』詩曰：『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敝夢中，牽衣喜且哭。』這是至情流露的好詩呢。忠與孝是孿生兄弟，極其關連的。

孔子教人，亦最重孝行。據說，孔子曾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獨前視之，此哭者爲誰？』乃丘吾子也。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就說他有『三失』。孔子問是何種的失，丘吾子即說：『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他後來又說：『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乃自刎而死。孔子說：『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的弟子子路亦說：「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他並且說，從前貧困時，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後來他南遊於楚，隰南而坐，列鼎而食，但這時親已亡，雖欲負米食藜藿，也不可復得可。一在親之時，不忽如過而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一這是最悲哀不過的事，所以要及早孝養纔好。

從來志士仁人，英雄豪傑，其所以能成功的因素，往往得力於母教。如岳母三遷，斷機訓子；歐陽修之母，晝夜教讀，這都是膾炙人口的事。又如那以惜分陰與運甕而馳名的大賢陶侃，少年時家極貧窮，他的母親以紡績所得，供他讀書。雖在這樣貧窮狀況之下，家中偶有賓客至，無不竭誠款待。一日，都陽孝廉范逵至其家，時值大雪，家中空空如也，無以待客。陶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好棧，拿來喂客人的馬。又密織其髮，自賣以供殺饌。這樣的辛苦仁慈，還不夠令人感動嗎？後范逵知此事，亦歎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後來侃為縣吏，監魚梁，以一罐醃魚送其母，母封還，且以書責侃。

曰：「剛爲吏不廉，是吾憂也。」像這樣潔身自好，清苦持家，還不夠令人感泣嗎？

孔子曰：「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總裁五十生日感言，題曰「報

國與思親」，言其成功，半由於母教。胡適之先生於其「四十自述」一書中，言幼年喪父，母親教之極慈嚴，每晨天剛亮時，他的母親便把他喊醒，叫他披衣坐起，這時候，連他也不知道他的母親起來已多少時候了，她大概是在黎明之前就起的。他說：「這是我

的嚴師，我的慈母。」孝經聖治章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這是真的。古者貴親而上齒。七十杖於朝，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往就之。行不敢與長者並肩，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難道對於我們的父母，還可以不孝順嗎？還可以不愛敬嗎？

孝經一書，其論孝幾無所不包，爲西洋各國所不及。其所着力者在立身，其所注重者在愛敬。時時以修身慎行爲念，刻刻謹慎，惟恐有羞辱先人之舉。曾子說：「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

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我及於親，敢不敬乎？」（禮記祭義篇）這就是說立身。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孝經三才章），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寡，不取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而一本於敬。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孝經廣要道章）這就是說愛敬。「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這是千真萬確，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大道理。其原因就是因為孝本於愛敬。而「以孝事君曰忠」，這是移事父孝以事於君。現在我們沒有君了，便應如國父所說，忠於國，忠於民，為四萬萬人效忠。所以我們做人，如果對父母不能孝，則對他人必不愛，對國家必不忠。俗語曰：「百行孝為先」，也是這個道理。次言「順」。孝經云，「以敬事長曰順。」這裏所謂順，是「恭順」，為「順」的意義之一。恭順本於愛敬，上文闡釋已詳。「順」的第二個意義為「順從」。昔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他的父親曾皙怒，以大杖責之。曾子仆地，很久的時候纔蘇醒過來。但曾子還說，從前得罪於他父親，他的父親用力救他，這回用力稍輕，敢莫是父親生了病

嗎？遂退屏鼓琴而歌，意思是欲使曾皙聞其歌聲，知道他是心平氣和哩。像曾子這樣，也可以算是『順從』的極端的例罷？但孔子不贊成。孔子告他的門人，『曾參來，勿使之入內。』曾子自信無罪，使人致意孔子。孔子的意思，曾子雖然可謂順從，但還缺少一種能力。這能力我們可以稱之為『順應』，也即是適應環境。

孔子以舜為例。他對曾子說：『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大箴則待，大箴則走，以逃暴怒也。』的確，舜的順應能力很大，而且還從這樣地適應環境中，學會了種種的本領。瞽叟想殺舜，使舜上高倉庫去修倉，象乘他的哥哥上了梯，乃舉火焚廩，舜竟用兩隻箬帽，做了鳥翼，從高躍下，遂乃脫險。吳稚暉先生說，『這不是絕好的飛機上用降落傘的能手麼？』瞽叟又使舜入井浚井，與象將土填井，那知舜鑿了地道，從另外的井爬出。吳稚暉先生也說，『這是鑿防空洞的好手了。』總之，舜之孝行，證實了『孤臣孽子，操心危慮而後存』的這一句名言。他的順應的本領可謂非凡。

像舜這樣的例子，可謂極端的了。我們平常人，沒有舜那樣的本領，大致也不會有那樣的遭際，父頑母嚚弟傲。然而我們平常人，也還是要講一點順應的本領。這本領便是容忍。張公藝九世同居，還能安然處得下去，唐高宗問他成功的祕訣，他就要求拿紙筆來寫字。後來他在紙上寫了一百個忍字。我們如果能在家庭裏學習一些容忍對人之道，則將來在機關中作事，為國家服務，也可以與人好好相處。

所謂家，實在應從廣義看。家亦是一種社會組織。凡是一個團體，一個學校，一個機關，這些國以的組下織，都可以當作一個大的家庭看。在家庭能相處，在團體中，在學校內，在機關裏，自然也能好好相處了。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談齊家的這個「齊」字了。陳研樓曰：「人之至親，莫過於父母兄弟，而父母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亦有不因於責善爭財而不能和者。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聞諛，或喜紛擾，或所見者大，或所見者小，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心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



「欲弟之心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這是真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然則將何以齊其家呢？總裁說：「這一個齊家的『齊』字，從前有許多解釋，就我簡單的解釋來說，『齊』就是『整齊』之齊。所謂整齊者就是不要散漫零亂，無論對什麼人，對什麼事，統統要整齊劃一。」（革命哲學之重要）倘能照上文所說的孝，存一番恭敬之意，所說的順，含一點順應之情，則家不齊而自齊了。

這『整齊』劃一，便是齊之一義。

齊者，濟也。這含有同舟共濟之意。我們說和衷共濟，意亦同此。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勿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史記貨殖列傳）這是共同生活的條件所必要的。同舟共濟，便須首先有一種雍雍穆穆的氣象。次則必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化除私見，獨棄嫌怨。這樣，則家不齊而自齊了。

大學裏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在是偉大的事業。孝的用意就在修身慎行，順的用意就在和衷共濟。而齊家則應為承上啓下關鍵之所繫。家是國以下的組織，倘使這國家的組織個個都能健全，個個都能整齊，則治國之事，就易如反掌了。國父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是不但要可以建民國，而且還要可以進大同。因此，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大同世界，「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快樂世界。這便是平天下的工作了。以此時而若的意義便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這便真是如孝經所說：「孝梯之至，入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了。或者如詩經所說：「自西至東，自南至北，無思不服」了。這實是不要辯說，無備性性人，性性亦平心而論，這孝的文化實在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色。錢穆先生嘗謂中國為孝的文化，歐西為愛的文化，而印度為慈的文化。換言之，中國乃青年性的文化，歐西乃壯年性的文化，而印度則為老年性的文化。這實在是很有道理的。西洋人怕開歲數，怕人說自己老了。有一位美國的老太太說，她已經有了幾位孫兒，但她說這是一件使她傷心

難過的事。因為這就不啻是說，她已經老了，沒有用了。在中國人看來，則完全不同，含飴弄孫，豈不是更好嗎？中國人作了祖父，看着她的孫兒提着書包上學，這不啻是他又復活了，在這活潑可愛的孫兒的身上。諾斯教授曾經說過，在中國，老年人是最有威風的人物，比西洋老人完全不同。中國是尚齒的。在中國的大城市，常常舉辦「敬老會」，盛備饌饌，請那些七八十歲的老年人來吃。有時還鑼鼓喧天，大放其爆竹，以表歡迎呢。在西洋，則不然，老年人處處都局促不安，處處都覺得自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沒有用處了，只好依賴兒女過活。你看，這態度是何等地不同：在中國，是兒女「孝養」父母，奉承甘旨，而在西洋，則是父母「依賴」兒女過活，簡直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中國人說八口之家，往往是指一夫一婦仰事老俯蓄幼。我們談到經濟時，亦往往說是「仰事俯蓄之需。」按禮，親在不言老。所以中國人永遠是青年。一部論語就是青年實訓哩。舜就可為代表，孟子嘗言舜，因為他的人格很圓滿，達到至善至美的程度。孟子說：「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大舜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予大舜見之。所以舜永遠是青年。中國文化是青年性的文化。一國雖舊邦，其命維新。真是如此。我們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綿延不絕。直接再厲，現尚能抗戰。未嘗不是我們的孝的文化的功效哩。中國人永數是青年。一國之於此，我們就看出孝的另外的一个重要意義，那就是為民族盡孝。吾人之身，父母之所生，吾人所生，又有子女，世世相傳。一人之生命有限，而民族之生命無窮。凡我列祖列宗，辛苦創造以貽我者，吾人必珍重愛護之以傳之於我後人。譬如節約儲蓄，我們刻苦自持，以儲蓄報效國家，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綿延民族的生命。這與孝子至誠之心無異，所以這亦要算是對民族行其大孝。但假如有異族侵略我民族，大危及我民族的生命時，則我們應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延續民族的生命。何則？自己的生命事小，民族的生命事大；自己的生命是短促的暫時的，而民族的生命是永久的無窮的。所以我們應犧牲自己以為民族，獨棄小我完成大我。這也是為民族盡孝。遇忠孝不能兩全時，不便應移孝作忠，其實也就是盡孝，為民族盡孝。亦中國人言來，固完全不一。

不久以前，行政院議案褒獎左雲縣常縣長守土不遷，最近其父不幸，困於敵中，再被敵劫持，強其作書招致。該縣長忍痛效忠，堅不屈服。由院特令嘉獎。『這就是為民族盡孝之例。』

故曰：孝順為齊家之本。

...

### 第三章 仁愛爲接物之本

我們今日的世界，何其殘酷不仁乃爾！茲請以軸心國家爲例。

譬如納粹德國，就是提倡轟炸的。他們說，空襲時，居民最充塞的區域受災也最重，而這些地方住的都是窮人，窮人都是事業上失敗的人，在大轟炸之下，就可以把他們『解決』了。他們說，空襲除了可以炸死大批的人外，它還有一個功用（居然是功用），就是，那一兩噸重的大炸彈，迸裂爆發時，又可使無數的人驚恐發狂，而那經不起這種刺激的人，又都是一般神經衰弱的人。將這些人尋出，禁止他們生殖，這樣便可以使民族優秀了。你看，這是何等的謬論。

在這方面，法西斯意大利也不甘落後。墨索里尼的兒子維多利·墨索里尼，曾經駕駛飛機轟炸過阿比西尼亞。他還寫了一本關於轟炸阿比西亞的書（公然這樣糟蹋筆墨）。他說毫不遲疑地投下一枚空中魚雷，他看見人像玫瑰花那樣開起來，世界上沒有再比

這一幕更有趣的情景了。他看見許多處冒着白烟，他快樂極了。有一回，一個小村全給他燒光了，但他很失望，因為那村落裏並沒有人住着。你看，這是何等地荒誕！

關口就是軸心的尾巴日本，也不肯讓他們大哥二哥獨步，南京之役，有一個什麼向井晴敏明少尉，曾與一個什麼野田毅少尉，作『誰先殺死一百個中國人的競賽』。後來他們又作什麼斬殺千人的競爭（好厚的臉皮）。最近，日本退出浙贛戰區的崇仁宜黃南城三縣，而那地方真是一片瓦礫，遍地伏屍，天昏地暗，晝聞鬼哭。死畜塞井，想喝一口乾淨的冷水而不可得。你看，這是何等的一個殘暴的景象。

這時候，使我們很景仰佛家的哲學。佛家徵命必護，仁之至也。他們在動物中看出人情，『蜂蟻君臣，鴛鴦婦夫，雁行兄弟，嚶鳴友朋。』這時候，使我們想起這樣的詩句，『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或者『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口上雁，雁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

世界愈殘酷，人們亦愈仁慈。世界之可悲在此，世界之可愛亦在此。當着德機千架

猛炸倫敦時，一個農夫硬要領着一匹栗色壯馬進防空壕。警察和糾察員不准，這農夫苦求口央求。人們圍上來，警察態度益強硬。這農夫急得竟至流下淚來。他說：『你們多不講理，假如牠碰着了運，我可怎麼辦呢？』不久以前，紐約泰晤士報記載有如下：美國黑斯男女，貧富貴賤皆有，捐了三千瓶人血，作為注射美國受傷兵民之用。在這些全人血中，捐出女子多於男子，而且有的已是五十多歲以上的了。我們能說世界無情嗎？

論語六書不言仁者計五十八章，而仁字之互見者凡二百零五。這就可見其重要性了。而此其大具其一也。天君賦命，盡問良哭。深嘗寒哉，感則一口算。

又如其林麼？阮元籌經室集論信曰：『仁於二氣於人，未即人與人相與也。』又非會如三制言篇云：『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人，非人有通。』中國文論，若有人來，閉戶齊居，眼目獨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講之為也。『仁』也是人與人相對應守的。共同道理，故二人乃可言仁。『我們在今日亦可以說，仁亦是國與國相對應守的。換言之，仁就是應世接物的大道理。』



韓愈說：「博愛之謂仁」，這是不錯的。不過我國儒家之所謂仁，較之西人所謂慈愛，尙有進一層的意義。這意義可以說是有兩點。第一，西人所謂慈愛，是指對於苦痛的人要加以愛護，加以救濟。這是消極的。儒家所謂仁，還須將諸種痛苦之不獲解除，引爲己任。如禹稷之已飢已溺，以及伊尹「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這正是引爲己任的精神。譬如宋代著名的永嘉學派，他的大師葉正則先生，他與門弟子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聞者塗淚下不自禁。永嘉學派注重在事功，事功主於經世，亦即引爲己任之意，所以談起來纔如此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晚清永嘉學派鍾子陳介石先生說：「天下有一人之不飽，我願受其飢；天下有一人之不暖，我願受其寒。」這更是引爲己任的真誠的自白。

第二，西洋所謂慈愛，大半是指解除痛苦方面而言，牠的意味還是消極的。儒家所謂仁，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天下人皆與我同體，此之謂善與人同。孔子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二語最爲要緊。既然天下人皆與我同體，我要成立，便不忍人之顛危，必思有以扶持調護之，使之同歸于成立而後已。我要通達，便不忍人之窮困，必思有以誘掖援引之，使之同歸于通達而後已。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這樣說來，這一條的意義，較之上一條又更進一層。上文言引以爲己任，此言何以要引以爲己任的理由。其原因就由于善與人同。曾國濟說：「孔門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這是不錯的。

孔子對於仁，異常慎重。他不輕以仁自居。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慎重如此。在另一方面，孔子亦不輕以仁許人。如令尹子文，陳文，皆當時賢大夫，孔子只稱其忠與清，不許之以仁。如子路，冉有，公西赤，仲弓四人，皆孔門高弟，孔子只許以他種優點，不許之以仁。然而對於管仲，孔子却深許之。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中國皆淪為夷狄了，被髮左衽，正是夷狄之俗。管仲尊王攘夷，大濟生民，深合「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真是「仁以為己任」，所以孔子很贊美他。管仲很弘毅，所以仁者必有勇。

在平時能明自立立人之理，在戰時必知衛國自衛之道。在這一個意義說來，所謂仁者，也可以說是那一般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之民族英雄而言。所以孔子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紂無道，比干諫而死，真是殺身成仁，故孔子許之。紂無道，微子知事不可為，抱祭器而去之。箕子慮禍及，佯狂為奴，但他們之這樣做，並非求生害仁，所以孔子亦許之。故曰：「殷有三仁焉。」愛國之士，遇異族侵略之時，覺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這樣便是成仁。侵略者是殘酷不仁，但反抗侵略，假令因此而犧牲生命，亦是求仁而得仁。這樣說來，所謂仁者，豈不是立國于世界所應遵守的大道理嗎？

仁的涵義，除了上文所說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一項而外，另外最重要的一

項就是「推己及人。」韓詩外傳說：「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闚牖而知天道者，非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己之度度之也，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欲安逸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段話解釋推己及人的道理，可謂透徹極了。

孟子最會闡釋這推己及人的道理。他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譬如齊宣王說他自己有一個大毛病：好貨。孟子便說這不要緊。人誰不好貨呢？當今囤積居奇的人多得很哩。如果你自己好貨，便推想及天下人亦皆好貨，因而推行一種政治，使天下之人皆「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這就是仁政了。推己及人的好處，便是如此。

現在世界上正有王道與霸道之爭。什麼是霸道？還是用孟子的話：「以力假仁者霸。」什麼是王道？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王與霸之分，在德與力。侵略者自認

爲優秀民族，所以有自由宰殺其他劣等民族的權利。其實天道循環，優秀者不能永遠優秀，而殺人者人亦殺之。此中的大毛病，全在不懂仁的大道理，不能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地步。

倘能以我之所好，推測他人之所好；以我之所惡，推斷他人之所惡。能這樣推己及人，自然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損人利己的佔有慾，也自然就會取消了。個個人對於他人，有同情心，個個人都不想佔有，那麼爭奪殘殺之事，自然也沒有了。這樣，天下不就太平了嗎？詩曰：「孔懷兄弟，同氣連枝。」豈惟兄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樣說來，這推己及人四個字，豈不又是應世接物的大道理嗎？

這樣，仁就是愛了。樊遲問仁。孔子直捷了當地回答他道：「愛人。」荀子君道篇亦說：「仁者愛人。」上文亦說過，「博愛之謂仁。」不過這裏所謂愛，乃積極的愛，並非消極的愛，乃公愛，非私愛。我們現在的世界，最缺乏的就是這個愛。相反的，還故意以人工的方法去培植愛的仇敵，「恨」。因爲不能兼相愛，所以就交相攻。世界之

請看希特勒的門徒怎樣教德國的孩子呢？在今日的德國，學校裏的學生差不多全數

是阿利安種。非阿利安種的新生是絕對不錄取的。猶太的兒童須進猶太兒童學校。倘若

是現在尙在德國學校裏讀書的猶太兒童，那可就糟了。先生把你當做標本。教師命令一個

戰慄着的猶太孩子站在台上，問學生道：「你們看他臉上有什麼東西呢？」學生答道：

「一個龐大的鼻子，黑人型的嘴唇，下等的鬚髮。」這時教師必補充一句，說「除此之

外，你們還看見他的臉上有懦弱和不忠的表情。」這豈不是明明白白地在培植仇恨嗎？

因為要說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便不能說別人是最低劣的民族。因為要提倡狹義的愛國

主義，所以便廣泛地播下仇恨的種子。

倘若這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欲有改進，則各國之間，必須有一些共同遵守的信

條。而這信條之一就是「愛人類。」愛就是本于仁。這愛有二義。其一就是「已立立

人，已達達人」的道理。各先進國家，自己有了衛生工程，便須幫助後進國家建立牠們

的衛生工程。自己有了紡織工業，便須幫助他國能于自立，也能有紡織工業。孟子說：「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亦同此理。其二，所謂愛，便是要能推己及人。人沒有願意自己受虐待的，也沒有願意自己遭殺害的，倘能因此推想別人也不願受虐待，更不願遭殺害，那麼，大國侵略小國之事就沒有了。這功效就是本于愛。

墨子說得好：「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母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

這就是推己及人的大功效。這就是仁愛的大道理。這是我們文化最可寶貴的遺產，我們應該愛護它，發揚光大它。

故曰：仁愛爲接物之本。

## 第四章 信義爲立業之本

信義二字，是侵略者的字典中所無的。

希特勒有一次對羅士林說起在他心目中所認爲條約的價值。他說他隨時都可簽訂任何條約。他隨時都可保證任何疆土的安全，與任何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假如硬以爲這種權宜之計不能採用，那麼你就未免腦筋簡單了。因爲如果時機成熟，任何正式的條約都是可以撕毀的呢。

希老先生的話就最靠不住。一九三三年八月，他說他作了總理，就沒有戰爭了，除非是外來的侵略。一九三四年一月，他保證遵守洛加諾條約。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對新聞記者皮爾氏說，他決不破壞自己所訂的條約，德國也不會如此丟醜的。但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他就派兵進駐萊茵區，這地方正是洛加諾條約所規定的中立地帶呢。他對付奧國的方法，尤爲奇怪。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國會裏說，「德國不願



干涉奧國的事情，更不想合併奧國。」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他就拉下臉孔，大耍潑皮，對奧總理舒斯尼格說：「你們說獨立，這是什麼胡說八道呢？我乾脆的問你一句：你還是願意流血的合併，或者不流血的合併呢？我隨便你。」糊塗爲雲覆爲雨，無信到這個地步，誠令人害怕。

再說軸心的小尾巴：日本。牠也是不講信義的。有一件事最特別，亦最足以爲代表：即中國人讀孫子兵法，日本人也從小就讀孫子兵法。中國人知道兵法上虛虛實實的道理，中國人知道『兵不厭詐』，但中國人只把這些道理拿來用兵。日本人則不然。日本人把這虛虛實實的道理應用到人生的各方面。所以日本人陰險。

譬如歷史，就應該『信』而有徵的。所以我們稱正史爲信史，我們對於筆記稗史上的事蹟，引證時必須仔細，就因爲那不是信史。但日本的歷史就是滿紙荒唐語。日本人從前自稱是吳太伯的後裔。又相傳是秦始皇時徐福的後裔。以前日本的歷史家，也如此記載，且引以爲榮幸。就是寬文中的『日本通鑑』，也是如此記述。但源光圀便駁

他：「稱日本爲吳太伯後裔，何異於我們自己承認是附庸國？」遂刪去。後來賴襄作『政記』的時候，連徐福東來的一段故事也刪去。甚至有連漢魏六朝時代來朝貢我國的史事，也付之闕如的。現在日本人自稱爲日照大神的後裔了。

所以日本人陰險，日本的商人尤其不講信義。某年，一個巴西公司向一家日本商行訂購鉛筆。等到貨買來之後，纔發現那鉛筆全都是這樣，中間共有半寸鉛心，其餘都是實木。於是只好起訴，但巴西公司不幸敗訴了。原來日本人拿來的樣品，全是這類的假貨，巴西公司不察，遽然訂貨，日本人還證明他的貨物是『十足對樣』哩。

但是這樣的不顧信義，是可以爲立業之道嗎？否。害人終害己的。多年前，日本人向某蘇格蘭公司定製兩艘輪船。但首先的條件便是造船公司必須將造船設計的圖樣，送去請日人核准，方可動工。圖樣送去了。但日本人的訂單，却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原來日本人依照那圖樣，自己開工造起船來。第一艘船下水的日期到了，日本人很高興。不料船身入水後，立即翻轉，沉入海底。那家蘇格蘭造船公司，早知日人不

守信義，所以特意起艸一個錯誤的圖樣。日本人自食其報了。

甲午中日之戰，日海軍於正式宣戰之前一週，即對中國採取敵對行動。一九零四年二月，日政府決定中止日俄談判，對俄絕交，僅數小時，旅順口外的俄輪，即遭日艦襲擊。這一回日本對美作戰，也是『炸而後宣』的。美國國務卿赫爾于接到日本覆文後，說：『余從公五十年，從未見一種文件，滿紙無恥之荒誕詭譎更有甚於此者。』

這樣的不守信義，實在是不足以立業的。在這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歐洲各國之間，共有一百五十一種和平條約（據美國駐波蘭大使顧達禧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在芝加哥的廣播演說），然而戰爭畢竟發生了。

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最重信。所以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無信還能成人嗎？子貢問政，孔子就告訴他三個條件：（一）足食，（二）足兵，（三）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項，應該先去那一項呢？孔子就乾脆主張去兵。子貢再問，假如又必須除去一項呢？孔子甚至不惜主張去食，他明知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

所不免。假如無信，則生亦無以自立，所以寧肯死而不失信於民，讓民亦寧肯死而不失信於我。其重視信如此。

我國人民，最重信。試看鄉間的買賣，無論是多大的數目，都是一言爲定。人言爲信，正是這樣。有時候我們到成衣鋪縫一件衣服，或者在鐘錶店修理一只手錶，店裏並不給我們收據，然而定期取貨，毫無問題。照春秋義法，凡書盟者，一惡之也。何以故呢？爲其約誓太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所以，大信不盟。本來，訂立盟約，原是彼此互不相信，所以纔立盟互信。從信的意義說來，這也是下了一等。若訂了盟而猶不遵守，斯又下焉者也。這簡直是毫無足取了。我們在上文所說，那在歐洲各國之間維持和平的一百五十一種條約，如今到那裏去了呢？

這一個信字，實在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大道理。老實說，我們現在之能於生存，亦由於大自然守信。假使大自然不守信，則我們將不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了。呂氏春秋貴信篇云：「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長。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

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真的，假使大自然不守信，或者暑不信，或者寒不信，那真要如俗語所說，『不冷不熱，五穀不熟』了。這樣，我們就稱之為災。』

至於這信字對於人事的功効呢？呂氏春秋又說：『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染色不貞。』人事方面若無信，則無論怎樣都是要不得的。

所以呂氏春秋又極言信之功用，說：『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為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其身，乃適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這一段話說得淋漓盡致，實在是青年們所應拳拳服膺的。

再說義。義者，事之宜也。義就是正當的辦法呢。淮南子人間訓裏講過一個故事。

昔晉文公將與楚戰於城濮。先問咎犯：『怎樣辦呢？』咎犯說：『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陣之事，不厭詐僞。這樣，用詐好了。』後又問雍季：『怎樣辦呢？』雍季說：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對人，一時雖有利，終久必不行的。這樣，用正好了。』後來不聽雍季之計，用了咎犯之謀。這一戰果然大勝。後來論功行賞，却先雍季而後咎犯。於是有人替咎犯打抱不平。晉文公說：『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我那能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呢？』我們知道用兵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平常處世立業，却必須行義，纔是『正正當當的行爲。』

我們中國人，最重崇德報功。我們對一個人好，我們說『仁至義盡。』如果一個人不識好歹，我們說：『忘恩負義。』像日本那樣，真可謂忘恩負義了。日本的文化，本是從中國學過去的，但牠反過來侵略中國。明治以後，日本受德國軍事教育的訓練，但

他後來在上次歐戰時，又乘人之危，攻打德國。日俄戰爭後以至上次歐戰，日本在國際上全靠英日同盟的提攜，而且英國還幫助過牠訓練海軍，但現在打英國的也正是日本。日本真可謂不義了。據說，清末時，章太炎先生居東京，有日本顯官請他寫字。太炎先生就抄孟子離婁篇數語給他：『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用這幾句話形容日本的忘恩負義，可稱卓識。語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日本終久必失敗，自食其報的。

上文說過，孔子視信比較生命尤為要緊，其實古人視義，亦比生命更要緊。孟子有舍生取義之言，與孔子殺身成仁之語，互相發明，這是盡人皆知的。春秋時代晉靈公無道，趙盾諫之不聽，他反恨之。他派力士鉏魍往殺趙盾。鉏魍早晨去趙盾家裏，時間頂早，看見趙盾寢室門已洞開。他已穿好朝服，將入朝，以時間尚早，坐而假寐。鉏魍不忍下手，自言：『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上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他遂觸槐而死。像趙盾這樣的人，可謂視信義重于生命了。

容齋隨筆說：「仗正道曰義。」我們平常說「仗義執言」，亦是這意思。中國最注重正義，政者正也。同時也最注重公道，「天下為公。」文子論兵有五種，第一等的用兵就是義兵。義兵就是誅暴救弱之兵。古稱弔民伐罪，如武王伐紂是也。用兵若是誅暴救弱，則誅國之民望之如父母，鄰國之民望之如流水。現在最缺乏的就是這種仗正道的精神，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就是正道，也即是義。倘使人人欲仗正道則禮義興，倘使個個國家都能仗正道，則侵略之舉將絕跡于世界了。

此外，義重責己，不貴責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說明此理，最為透徹。他說：「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人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新生活運動綱要釋「義」亦曰：「何者為義？一心濟世，厚人薄己，不爭權利，急公忘私，弗辭勞瘁，扶善鋤惡，以彰公理。」這裏所謂厚人薄己，便是在正我不在正人。



之意。——直說得真出大道理。

假使人人皆能正我，則人人皆能自立自達。假使各國皆能自責，則各國皆能自立自達。自立自達之後，就可以立人達人了。如此，則大同可幾了。這樣說來，信義豈不就是立業的根本條件嗎？

故曰：信義為立業之本。

此一段，開首句，即曰「信義」。蓋此本向商而發，一曰「買身宜貴，無欺詐！」一曰「買物宜廉，無貪吝！」一曰「買貨宜誠，無虛偽！」一曰「買力宜勤，無懈怠！」一曰「買德宜厚，無鄙吝！」一曰「買名宜實，無虛譽！」一曰「買利宜公，無私心！」一曰「買心宜平，無偏見！」一曰「買氣宜和，無嗔怒！」一曰「買神宜清，無昏亂！」一曰「買志宜堅，無動搖！」一曰「買行宜直，無彎曲！」一曰「買言宜信，無虛妄！」一曰「買事宜成，無廢弛！」一曰「買功宜著，無隱微！」一曰「買名宜顯，無卑微！」一曰「買利宜溥，無私吝！」一曰「買德宜尊，無卑賤！」一曰「買心宜寬，無狹窄！」一曰「買氣宜平，無偏見！」一曰「買神宜清，無昏亂！」一曰「買志宜堅，無動搖！」一曰「買行宜直，無彎曲！」一曰「買言宜信，無虛妄！」一曰「買事宜成，無廢弛！」一曰「買功宜著，無隱微！」一曰「買名宜顯，無卑微！」一曰「買利宜溥，無私吝！」一曰「買德宜尊，無卑賤！」一曰「買心宜寬，無狹窄！」

立業之本 信義為立業之本

青年守則精義

## 第五章 和平爲處世之本

本章言和平爲處世之本。我們茲順着自然的次序，先說「和」，次說「平」，再言「和平」，並附帶說明牠們和處世的關係。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人在上海一家眼鏡公司買眼鏡，他翻來覆去地看貨品，貨好的價又不廉，價廉的貨又不好，東看看，西看看，總是買不成功。後來那鋪子的店員把他一拉，開了門，叫他出去，並用手向街的對面一指：「買便宜貨，那邊有！」

這位店員所缺乏的便是一個字：「和」。

回想我們的故都北平，這真不啻霄壤之別。在那裏，在那最熱鬧的大街如大柵欄或觀音寺一帶的最大的鋪子裏，你進去，東翻翻，西翻翻，縱然一樣都買不成，鋪子裏的夥友決不生氣，總是陪着笑臉。走出來，兩旁都站着店員，鞠躬如也，「再見」，「再見」之聲，一直把你送出大門外。

北平的店員們所最富有的，就是這一個字：「和」。

這是和字最簡單的解釋。我們平常說「和氣致祥」或「和氣生財」，這裏面的「和」，正是此意。這個「和」是偏于表面的，和顏悅色四個字，頗足以形容牠。

孟子上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左傳上說的「師克在和不在衆」，那和字的含義便要更進一步。我們身體上的各部門，各有其作用，如心臟司血液循環，肺臟司呼吸，胃司消化，其他視官聽官，亦莫不各有所司，這各部門均各司其職，於是我們的身體便成一個「和」。因為各部門合起來便成一個和諧的大作用，於是我們們的身體就健康。反之若有一部門出了毛病，那麼我們就生病了。我們平常稱人生病曰「貴體違和」，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軍隊，也是如此。何人司後衛，何人司前哨，何人管輜重，何人司信號，均各司其職，而不錯亂，於是這軍隊便成一個「和」。這軍隊運用起來，便靈活自如，真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和諧極了。因為和，功效也就很大，遂可以制勝。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即是此理。

自然界亦是一個「和」。春天應該雨水調勻，收穫天應該氣候晴朗，陰晴寒暖，循環更迭，各得其宜。反之，若雨水過多，則為潦，若陽光過甚，則為旱。這就是自然界的失和。旱與潦，我們都稱之為災。秋夜，我們走到一片大松樹林中，席地而坐，聽那風聲，松濤聲，以及四圍的唧唧的蟲聲，合奏成一交響曲，彷彿八音齊奏一般，令人只感得優美，舒適，和諧！這是天籟，天籟是和鳴的。

但我們所謂和，並不是要使大家都相同，所謂強同乎己的。八音齊奏，分之則為八個音，各有各的調子，但合之則成一個大和諧，決不顯出有一點參差凌亂的樣子。八音若是一音，則說不上什麼「和」了。左傳，齊侯問晏子和與同的區別。晏子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八音若是一音，便如以水濟水，成為「同」了。倘若這樣，恐怕就是大音樂家悲多芬也不能創製他的著名的交響曲了。和的構成的條件便因為「異」，雖是異，但步調又很整齊，章法又能一致，所以纔能成立一個和。希特勒妄想統一世界，妄想把世界弄成一個制度，獨裁制

度，而後想使世界相信一個主義，國社主義，這是希特勒夢想中的統一，強「同」于己。希特勒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和」。

我們在第一章裏講「忠」。關於他的意義，尚有很重要的一個，我們留待這裏來談。美國哲學家萊士著「忠之哲學」一書，他認為忠之最高境界為忠于忠。我忠于我之主義，同時亦須忠於他人之忠，這樣纔算發揮了忠的極致。這樣，忠便近於恕了。倘若強人同于己，那麼，我雖忠于自己之忠，却不是忠于他人之忠，這樣不能算忠之最高的理想境界。

孔子所景仰的大同，實在就是指一種盛世的大和平。和不是同。大同世界實現之後，並不就是要消滅各民族的特色。各民族の「異」，仍舊要保存的。不過差異儘管差異，但因為有共同遵守的原則，而且彼此尊重彼此之間的異，所以分之則為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特色，合則為一世界國，為一大和。大西洋憲章第三條云：「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

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這目的就是要保存各民族間的異。這其實也就是

和。

老實說，世界之所以成爲世界，全在這個『異』。假使世界成爲『同』，自西至東，自南至北，都是一樣的風俗習慣，則這世界將成爲單調而無趣味了。旅行家的趣味，就在于到了日本，可以着木屐，但到了威尼斯，却可以乘遊艇穿行於那些『水街』的中心。世界之可愛在異。世界之可敬在和。這種和而不同的境界，纔是和的最高境界。這種和而不同的哲學，最宜體會。今日世界之所以有爭，就由于不懂這和的大道理呢。

現在可以說到『平』了。在三民主義中，這『平』字最要緊。國父說過：『我所抱之唯一宗旨，不過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滿清以少數人壓制我多數漢人，故種族革命以起。專制政體以一帝王，壓制我多數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會革命，原起于少數大資本家壓制多數貧民耳。』（國父重要演講第一五四頁）

國父又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了對於世界便有害，沒有大益。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去學列強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民族主義第四講）

從一個意義說起來，三民主義實在就是打不平主義。國父曾經坦白地提倡這種打不平的文化。他說：「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族平等解放的文化。」（大亞洲主義）

這樣看來，就可知「平」的重要了。

平就是平等。人類原是平等的。所以不平者，是人為的方法使之然耳。此中以種族平等這觀念為尤要。大西洋憲章第四條云：「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利或潰敗，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這就是說，各種族應一律平等了。這

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爭種族平等。羅斯福總統夫人說：「美國今後如欲獲得勝利及和平，現在必須承認『民族平等及信仰自由』。吾人一向認為白種人在人類中為特殊民族，但現在必須打消此種觀念。」這是對於種族平等的偉大的呼籲，實具真知灼見。

簡單言之，世界之所以有今日的紛亂，完全由於沒有把握得這人類平等的觀念。德國是侵略的罪魁，但德國人就是不講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所講的種族歧視的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但他是如此，這種不講平等的主張，在德國是有歷史的傳統的。譬如上次大戰的禍魁德皇威廉第二罷。他蔑視中國人，他對他的士兵說的對待中國人的方法是：「不要憐憫，不要俘虜，像匈奴人一樣地摧毀罷。」凡是關於他的，關於德國的，都是好的；凡是關於別人的，關於別國的，都是壞的。據說威廉第二有一次病了，醫生說他的腦子不過受了一點『小』寒。但他反駁道：「你忘記了嗎？關於我的一切都是大的。」這是處世的方法嗎？像這樣滿腦子的不平等思想，世界禍亂到了今



天的地步，這還有什麼奇怪嗎？

中國人就不同了。偉大詩人陶淵明有一次派了一個用人給他的兒子，寫信對他說：「彼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在這寥寥數語中，充滿着人類平等的意識。

西洋史上不斷有所謂宗教戰爭。異端迫害之舉，殘酷極了，我們在今日讀之，猶覺戰慄不已。中國人則對於任何宗教，皆能容忍，給以平等的地位。當穆罕默德在阿剌伯成立回教後，曾先後派遣使節至中西各國，要求「承認其回教之唯一上帝而為之服役。」當時拜占庭的皇帝希拉克利接函，目為妄人，置之不理。另外有一個國王喀瓦德，則大怒，毀其書，擲於使者之前而驅逐之。至於中國呢，當阿剌伯的使者來時，唐太宗優禮有加。對於其神學見解，大加贊許，且幫助他建一清真寺於廣東，以備阿剌伯商人之用。其後五年，又有景教徒一隊自波斯來，太宗亦待以殊禮，聆其教條，且命將基督教經義譯成中文，詳加研究。後來他宣言對此新宗教完全滿意，可任其在中國傳播，並允許為之建一教堂及一僧院。這就是中國人的平等觀。這也就是中國人的容忍哲

學。因爲能容忍，所以能包括許多「異」的分子，而成一大和。這就是所謂和平中正的境界。這也是王道之極致。書經洪範篇形容此境界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因爲無偏私，無阿黨，故能和，故能平。

陶淵明還有兩句詩道：「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這是把人類平等的意識，擴充到「衆生平等」的意識了。這又進了一步。這是受了佛家哲學的影響。佛家主張衆生平等，因爲他們看出了異類亦有仁心。譬如羔羊跪乳，慈鳥反哺，有行孝之禮。胡犬護主，獾豕不屈，有忠直之能。嘗見豐子愷先生畫的一幅畫，有十餘隻豬，被兩個人驅趕着，題曰「衆生」。又有一幅，地面有幾片鷄毛，旁有數小鷄，凝眸張望，題曰「母之羽」。覺得很受感動。這是衆生平等的高尙意識呢。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中國古時賢哲本主「萬物各得其所」，倘能無

一物不得其所，那纔算是實現了衆生平等的理想，那纔達到了中庸上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現在去此境界尙遠，但是凡我立志有爲之青年，均不可不知此境界，不可不以此境界爲最高的鵠的。

以上釋平等之義，關於『平』，尙有一個重要意義，卽『平淡』。

明洪自誠的菜根譚說：『醜肥辛甘非真味，真味祇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又說：『鶯花茂而谷豔山濃，總是乾坤之幻境。水木落而崖枯石瘦，纔見天地之真吾。』這是真的。我們天天都吃肥甘，這樣是可以致胃疾的。浮生六記作者沈三白的太太陳淑珍的理想行樂法是『布衣蔬食，可樂終身』。布衣蔬食也許是平淡，但要這樣，纔可以長久。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飄風驟雨，也如上文所說的谷豔山濃，到底是一種幻境，而不是『常』，所以不能長久。

我們的青年，因爲看見政治有一點不上軌道，或者社會有一點不合理的現象，或者

經濟方面稍受壓迫，便發而為偏激的議論，或竟去過類廢放浪的生活，陷溺而不自振拔，其實這都是不對的。醫治這個毛病的對症良藥就是：平淡。也就是平常。或者是平正通達。鄭板橋家書中有一則說：『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板橋的意思，也因為這些不是平正，所以也不是坦途。孔子的哲學的最大好處，就因為平淡，所以是家常便飯，天天可吃，隨時可用。墨子的哲學陳義也許較孔子為高，但因為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到底不是人人辦得到的。清代顏習齋醉心墨學，至李塨一傳而絕，實難免有曲高和寡之歎，雖然無人不承認他的偉大。

偏激的論調是沒有用處的，平實的議論纔可寶貴。荀子不苟篇說：『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此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與淵，本是一高一窪，大有差別，不可平的。這本是常識，而且也是平實的議論。

然而這却很有用處，因為我們知道是這樣，由淵登山，總是步步登高，不會蹣倒的。倘若聽了山淵平的謬論，用走平路的步法去登山，或者誤認之為平地，毫不留意，那就難免有顛仆的危險了。所以平實最可貴。

清代洪北江，嘉慶時以上封事言詞切直，觸了忌諱，幾乎送掉老命。後戍伊犁，尋赦還。他飽經憂患之餘，自號更生居士。他的更生齋文集中有幾句話，最足以發人深省。他說：『是時年少氣盛，讀書多，不甚知世事。各負其兀傲之志，視古今無不可及之人，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乃忽忽數十年，各更事故，各歷艱險，齒髮日益頹，意氣日三益減，而議論亦日益持平。』

青年乎，浪漫是不可以長久的，頹廢是不可以長久的，偏激亦是不可以長久的。惟有矜平躁釋而後可以明習於事。迷途的羔羊乎，須知平實的好處，這纔是處世之本。

最後，我們可以說『和平』了。我們中國是最講求和平，主張正義，不尚武力的國家。書經說：『無虐癯獨而畏高明。』詩經說：『不侮於寡，不畏強禦。』這都是我們

和平精神的表現。我們是不侵略人家的。古時，就是不得已而用武，其目的亦在誅暴救弱，弔民伐罪。

青年愛聽故事，下面所引的這個故事，最足以表現我們先哲酷愛和平的精神。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說：「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子路說：「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我舉兵出擊，攘地千里，這只有我纔能夠做的。」

孔子說：「勇哉士乎。」

子貢說：「我願齊楚合戰于葵洋之野，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我着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這只有我纔能夠做的。」

孔子說：「辯哉士乎。」

顏淵獨不言。後來孔子叫他說，他纔說：「我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

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

這時子路舉手，問孔子之志。孔子說：「我的意見是和顏淵相同的。」這就足見他的抱負，和他酷愛和平的偉大精神了。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我國的和平精神，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誓死必反抗的。墨子非攻，反對侵略，但墨子並不非戰，自衛的戰爭仍舊是必要的。墨子本人的戰術就是很精的。公輸般替楚國造了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聽見這消息，走了十日十夜去見公輸般。他們二人佯攻佯守。公輸般用了九套攻城的方法，墨子就有九套守城的方法去對付他，後來公輸般計窮，但墨子尙有守城的法寶。公輸般輸了。要這樣，纔能言戰爭，亦可以言和平。否則，立國於世界，必徒供他人的魚肉罷了。

故曰：和平爲處世之本。

## 第六章 禮節爲治事之本

禮記一書，言禮最稱賅備。推其極，謂人獸之別，全在於此。「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至言禮之功用，則網羅萬象，無所不包。因爲「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禮是人所依據的，人而無禮，便失所憑依了。舊稱「無父何怙」，又稱「無母何恃」，人死了父母是悲哀的，正因爲其失了依恃，在這冷冰冰的世界上有沒有人關心他的痛癢，失所憑藉，無人護持了。但是人失了禮怎樣呢？禮記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人失掉禮，簡直就不能叫做人。左傳亦稱「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沒有禮，根本無法立足的。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禮字的本義了，據說文，「禮，



履也。一段玉裁注：「履，人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禮是注重躬行實踐之學，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而心者重誠也。

國維中的第一項目即為禮，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最近總裁會以禮義廉恥為全國共通校訓，又曾昭示青年守則（按即這黨員十二守則）中第六七八九四則（即本書第六七八九各章所講述者）為實施此共通校訓之基本訓練，以期造成一整個之良好學風。為挽救頹風起見，這實在是語重心長的話，一針見血的話，而且還是對症良藥。言之皆，必詳

上文說過，禮者，履也。禮最重躬行實踐，不是託諸空言。總裁於此，亦曾有過明白的指示。他最推崇禮記，他說：「我們中國禮記這部書，就是古代生活方法的教本，亦就是現在各國國民生活教育的最新教材。我們一定要將其中的材料從新整理，作為學者生活起居的軌範。所謂『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容止有定』等一切基本生活的道理，實際都包括在這部古書裏面，我們必須研究我們經書內容精義之所在，斟酌時宜，從新編訂，來教授我們的青年。」（救青年救民族的文化運動，載中央週刊第四卷第七

（禮記卷之二十三 守節則精義）禮重躬行，這裏已闡釋得清楚，禮的教育，就是生活行動的教育，不是文義字面的教育，是活教育，不是死教育。

我們現在闡明禮的意義，可從兩方面說。一方面是從小處說，偏重於儀式，如規矩行動等，這是狹義。另一方面是從大處講，着重在紀律，如守法奉公等，這是廣義。孔子說：「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這裏所謂視聽言動，還是狹義。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這裏釋禮為變亂之防，含有紀律秩序之遵守的意思，便是廣義。

先從狹義說。禮是什麼？禮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這其中的含義，又有一個點：其二，禮必注重形式，其二，禮必注重細節。

先說形式。禮記規定人子之禮，晚上之父母就寢的時候，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

畢之後便告退。既隔夜，早來必省問親之安否。故曰：「昏定而晨省。」這其實是一種形  
 式。如立正，這是最基本的動作，無論偌大的場所，無論幾千幾萬人，只消立正的口令  
 一發，無不同時肅立。這是何等嚴肅。然而立正就是一種形式。禮記又規定  
 兄弟相路，進見先生之禮，「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言，則趨而避。」關於這個，論其精處，則在「一番恭敬之意；論其粗處，則注重在嚴肅  
 的態度與形式。」（見與對身長卷卷之四）這簡直是白話文。且與禮記對  
 于進見形式是不可磨滅的。英國文學家高爾斯密的名著「威克斐牧師傳」裏面的主人翁威克  
 士斐牧師，倒很能體會此中的點。他師的「家裏頗有古風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對  
 老夫婦帶着幾個兒子和兩位活潑漂亮的女兒，這家庭實在是一團和氣。牧師  
 就主張保留這些呆板的禮節。早晨之後，客廳裏已是爐火熊熊的了。牧師的一家，便彼  
 此行禮，不講空話。天天如此，誠然有些拘泥呆板，但據牧師熟習世故，深諳人情的說  
 法，這倒不隨便。往往是個和氣失友誼的。我們看見一些人，最初是隨隨便便的，後來往往因

侮慢而傷友誼。禮主於敬，故曰「不侵侮」。自聖而尊人，不得侵侮慢於人。禮儀因形式，「不好狎」，人則習近為好狎。因為狎則失之在隨便放肆，有違主於敬之意。禮

再說注重細節。禮記規定對長者之禮，長者問，當謝不敏，若不辭讓而對，則為非禮。所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孔子問曾子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並不直接回答，照禮節，應先辭讓，應避席起答。所以曾子避席曰：唯恐不敏，何足以知之？曾子這樣做，便是守禮，便是注重細節。至於說「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几與杖俱是養尊者之物，這簡直明白規定，凡謀議於長者之時，應攜帶何物以應就之，其注重細節，可見一斑。

又如將上堂，必擊必揚。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與西人禮儀，將進人屋必先敲門何異？接着又說：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注曰：不以後來變先，然此與西俗隨手關門之習慣何異？凡與客入者，每門必讓於客，這種懇懇誠懇的精神，就是最文明國家的禮節，亦不過如此而已。

至於席間待客之禮，規定得尤其細緻，體貼入微。如客踐席，主人乃從後進此言，客安主人乃敢安也。客從外來，宜問途中寒熱無恙否？若主人未問，則客不可隨問，故曰「主人不問，客不光舉。」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蓋恐客人視之不以為「冒闖貴府」，主人有不悅之意，所以說「將卽席，容毋作。」這簡直連容貌顏色都規定了。將就席之時，應當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蓋恐衣服太長，轉脚去踏着牠，故曰「兩手揭衣，去齊尺。」這簡直連手應如何動作，都有一定法式。客初至之時，勿得走得急遽，恐有蹶躓之貌，故曰「足勿蹶」。這樣，連是應如何走法，也備有呆板的辦法了。

或可問：這樣說來，顏色宜怎樣，說話怎樣，甚至手怎樣捧茶，足怎樣移動，都有

一定的方式，豈不太呆板機械了嗎？不，決不會的。現在的文明國家，都應當機械化。機械化的目的，在於增加效率，不但工業應當如此，農業應當如此，政府的組織，機關的辦事，也應如此。我們知道，現在美國連考試記分也電氣化，連機械化了。這顯目發出

後，學生各就所認爲對者，以有色鉛筆在答案上做出規定記號，此項考卷送往改卷室，由放在一電機室內，塗有鉛筆之答題經電機感應器自動記錄機即予以記錄，一總計起來。這樣了工作效率也就大大增加了。回顧我國則何如？不但工業未電氣化，農業未機械化，就是一般國民做事辦事，也是馬馬虎虎的，毫無規律可言。所以，我們每一個國民，無論論公私生活，都必須一律「零件化」、「螺釘化」，絕對守禮，守紀律，守崗位，以供國家的「配置」。這總說來，總說「整個的有機體」，在戰時總可以抗戰，在平時總可以建國。老實說，我們眼嫌味不穩，我們缺點在於不及，而不是太過。昔曾子批評晏子，說他知禮之謂爲他，是「恭敬之謂焉」。兩者回答道：「晏子之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本來，狐裘貴在經新之晏子，狐裘三十年，未免過儉而不知禮。其實那時齊方奢侈，晏子是特意要矯正此惡俗，所以諱言賦之過儉，也決不肯稍奢。這情形有若不懂得，但曾子是很明白的，容所說他說中國無道，君子恥盃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我們今日的大病，在於太不機械化，太不守禮節，太不重儀式。爲救治此言

弊起見。我們要提倡守禮。我們豈肯失之太過於守禮也不要緊，我們要機械化，呆板，單調，拘泥形式，着重細節，勿忘瑣屑。

一句話：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禮重形式，尚細節，禮貴躬行實踐，一絲不苟。這是狹義的看法。雖是從小處說，然而這亦很要緊，不容忽視。

再說廣義。禮者何？總裁釋之為嚴嚴整整的紀律。這是最正確的解釋。我們在上文所說的變亂之防，亦同此義。再問：禮何以是變亂之防？禮重不踰節。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節度也。禮最重有所守，有所執。因為有所守，有所執，所以有所不為。世之亂也，則綱紀廢弛，上下均不安於其位，人皆以謀利為目的，以奪取與本領。這樣便是踰節了。這樣便是無所不為，不是有所不為了。

請再以其體事例說明之。東街上張家的那位二少爺，他在昆明某大學讀書，雖尚未畢業，但已在某處兼了差事，收入頗豐。而且還跑叮幾趟仰光，辦回來不少貨物，賺頗多亦很可觀。他本來應該好好地在校唸書，然而却不那樣做。這便是踰節了。北城裏李家

那位三先生，他本來在某工廠辦文書，現在辭職不幹了。他在作「游擊商人」，伶俐透了，現在海口被封鎖了，連滇緬公路也不通，但他滿有辦法。他現刻在昆明，時常坐飛機到加爾各答，在那裏他買金子。英國人不准出口，檢查得很嚴，但他滿不在乎，他儘有方法走私。他把金子做成零件東西，譬如錶鍊等，輕輕地偷偷摸摸地就帶走了。帶回昆明來賣，一回亦可賺三萬兩萬。他本來應該擬稿辦公文，然而他爲一時的風氣所吸引，不肯埋頭伏案，這便是踰節了。

三十一年教師節，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勸勉全國教師及青年學子，對於今日蕩檢除閑之惡習，深至歎息，其動人之警句曰：「今日之大病，莫過於士氣之消沉，禮節之廢弛，苟且疏慵，紛紜迷惘，教者之所痛惜，識者之所隱憂。甚者憂生之戚，切於成人；經營之勤，幾同暮齒。求學不以志趣，而只爲他日贖生之謀；處事不依規律，而但求一時快心之舉。」青年學子在校肄業，本來祇應努力學問，然而却偏「經營之勤，幾同暮齒」，或兼「官半職，或竟效探游擊商人。上課祇給那有錢有勢的



教授捧場，「只爲他日瞻生之謀」，而對於真正飽學深思的窮教授，則讓其坐冷板凳。這  
樣，青年學生雖然把錢弄到他自己的手裏，爲「一時快心之舉」，但爲教育前途計，這便  
是踰節，便是非禮，誠爲「識者之所隱憂」，使人感覺到真如禮記所云「夫禮自先王承  
天之道，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了。禮之不齊，刑罰之萬端，猶且對王  
其所以致此之由，便是因爲沒有守，沒有執，而因爲無所執持，本自然就如無舵之孤  
舟，茫茫無主，在這險惡的人心之海裏，利令智昏，無所不取，無所不爲，「禮  
試看西洋社會，情形何等不同。看戲排隊買票，散會魚貫出場。土庫對婦孺讓座，  
在電車裏看見車旁有人家在出殯，同車的人便都脫帽致敬，表示對於死者的同情。推  
之，馬路旁的報攤，從來沒有人照管，但也從來沒有人看了報不給錢。公共汽車上從來  
少有看見檢查員的蹤影，但賣票員也決不措油。一位美國作家史喀拉在牛津大學住了一  
年餘之後，答覆人家的問題說：「牛津大學三千個青年學生，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  
事，是當着他們運動的時候，寧可敗北，而不願作不公平之角逐。」英國人自己也說，

在美國曼徹斯特之地方，潮人止步，已如牌字，亦不覺其苦。在毛座高牆，決沒有人會越雷池，一涉海之遊。答友人來函問語：「半將大舉三千師，青羊舉世。」

心其所以致此之由，使是因為有所守，為有所守，為有所守。其所以致此之由，使是因為有所守，為有所守，為有所守。這即是自尊心的表現。自尊就是自尊，並不是自尊，並不是自尊。夫禮者，自榮而尊人，

雖負販者必有尊地，而况富貴乎。此通真所自，亦即其自尊。中國古語：論禮，禮亦著重。此點，禮亦著重。此點，禮亦著重。此點，禮亦著重。

財流淹之樂好。見利不能黷其義，文刻之以陳介道，老以兵刃至死，不更其守。又說：「儒有忠信以爲質，禮義以爲文，文質彬彬而後行。」

之數曰：「君子以忠信爲利，以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

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存，人雖割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守其莫大於守分。君子路有之，同于分，雖推繩，而無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諡。

禮也。』這時孔子便告訴他：『以穀爲粥，以幣啜之，除飲水外，更無餘物，雖然如此，倘能盡其歡樂之情，此之謂孝。』等到親湯的時候，但以衣棺斂其頭手及足，形體不露就好。故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乾脆一句話：子路傷貧，孔子便教他稱家之有無，孔子並沒有教他去囤積居奇，發國難財。英文禮字兼含有一『適宜』之意，含義至深。禮者，恰如其分，適得其宜也。所以人家有喪事，我們應當助哀，『里有殯，不巷歌』，這樣就是恰如其分，適得其宜。反之，人家死了人，我們偏要大唱大鬧，這樣便非所宜，便非分了。前方流血，後方不惟不流汗，反而紙醉金迷，大享其樂，這樣，行嗎？』

十 我們試推廣這種有守有執的精神，則真是『雖蠻貊之邦可行也』。清代子成龍爲廣西羅城縣令，那地方真是荒涼極了，煙煙瘴雨，縣城內居民僅數家，此外全是蠻族，殺人如貨，無絲毫憐憫。他恩威並用，剿殺也，懲罰殺之，但此外也實行撫慰之法，派教之以禮，孔子說：『南道之以教，文聲之以刑，民畏而無犯，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記緇衣亦云：『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注曰：『格，感也』。果然羅城的蠻族很受感化。後來他們的婚喪之事，居然能遵守禮節。那些蠻子以一與昇成龍以行，到處巡視，非常親切。而且或三日，或五日，環集問安，宛如家人父子。他們聽見成龍說家書杳絕，都悲痛如切己痛。禮入人之深可見了。前分十對鼎為禮

大章言我們倘能推廣這種守禮的精神，則不但「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能虧其義。」而且「至死不更其守」，也是極可能的。死生之大，尚能有所守所執，不為非禮，則對於其他項事，自然是循規蹈矩的了。這樣，變亂不是就沒有了嗎？天下不就太平了嗎？禮為變亂之防，洵非虛語。禮者，外於其身，而嚴於其宜也。所以人審言喪事，齊門惠當也。

下子用這種至死不更其守的精神，吾國古昔賢哲，多優為之。檀弓記曾子易箦的事，最為嚴肅動人，所以傳誦也最廣。曾子疾困，他的弟子樂正子春坐於牀下，他的兒子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這童子忽見曾子的牀第，脫：『華而晬，大夫之實與。』華而晬形容美好，果然這牀席真不錯。按禮，已若不為大夫，則已所為當須依禮，不得

聽大夫之琳池。曾子的這簣，本來是孫孫之所賜，因為已病篤，欲遂末之能，易經，盡予遺  
不疑懼，防魯朝白。但樂正子春之意，以曾子病困，不可動，不主張易換。曾元也說：「  
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友請徹易之，曰：『這原是體貼曾子病困的。』一番好  
意，但因為這樣，便是非禮。所以曾子不贊成，而且斥責曾元。『君子之愛人也，以德，非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曾子說對曾元說：『加爾之愛我也，不如彼。』這連曾子都不如哩。而曾子  
但求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只要死得合乎禮，死了也沒有什麼。後來大家扶起他，然  
終子『易簣』，把席子掉換過貝，曾子反席未安而沒。曾子病雖困，猶動於禮，以至死不  
更其守，這是何等精神！  
再說子路結纜的故事，也是臨死猶守禮，毫不苟且。那時衛國的太子逃在外，他  
的兒子名輒，正做着衛國的君主，號稱出公。太子想奪回君位，遂串通他的姊姊。這姊  
姊嫁給衛國的大臣孔圉，孔圉的兒子名慆，那時正執掌衛國朝政。太子想奪回王位，於  
是便想到要勒逼孔慆。怎樣方法去勒逼他呢？機巧孔氏有一家僮，渾良夫，於是遂利用他

通線索。一天王子淳良夫引着太子到孔武的外花園住下。到了天黑的時候，主他們五人穿了婦人的衣服，坐了小車，混進園裏去。這樣的男扮女裝，自體度本來就不光明了。他們一直就進到太子的姊姊的內室。吃過晚飯，就由這位老姊姊手執長鏡，首先領導太子和他的隨從五人，都穿上盔甲，推着小車，裝了一隻豬，在後面跟着走。古人結盟誓，要用牲口的血，孔子想要挾孔惺，叫他承認，所以帶了一隻豬，以備瀝血之用。他們到邊壽孔惺不着，發冰在茅棚撞見，抓了出來，勒逼他允許一切，討了姜婁錡禮的交約。隨即押孔惺到淮陰高臺，把他扣留了。子路此時正食孔惺之祿，孔惺變太未的逼追，無法脫身。子路所以要去救他。在路上，他的同學子羔祖擋他，說城門已經關閉，而且手裏沒有鐵錘，必冒這大險，倒會城邊。守門將官姜孫敢也攔住他。但子路不管這一切，後來子路進了城，見驛使在臺下激火，且太子派了兩員勇將，且是孟嘉，且是下臺來。和子路對仗，兩人都潮空頭戟，以斧着夾攻。孟把子路兩臂攔腰，系截斷。子路看見這結繩之絲，已斷，說中君子死，冠不換。因身可殺，冠不可落地。且隨手將帽擦

也挽起，力戰而亡。這故事見于左傳哀公十五年。距今二千二百九十年餘了，真是千載亦猶生，雖死猶榮。

這種有所守有所執的精神，不但表現在我們古昔的賢哲，西洋人亦最富這種精神。

一九一五年與紐西古里亞號被德國潛水艇擊中時，全船兩千餘人，秩序不亂，船長指揮救人，讓婦孺先登救生艇，到最後關頭，無可施救了，大家合唱，船慢慢沉沒了。這種從容就死的守秩序的精神，真是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對策。可惜現在我們逐漸喪失了這種精神，所以纔構成過去的國恥與今日的國難。於此，固我們又想起一個故事。這故事比較上述的故事發生較早。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當時世界最大的海輪鐵達尼號從歐洲出發，向紐約急駛，作其橫渡大西洋的處女航。船上載客幾二千三百零五人。不料中途鐵達尼與冰山相撞沉沒，船客遇救的只有七百十一人，大多數是婦女與兒童。當出事之際，船上職員奮力維持秩序。那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真是可一歌可泣。有一位陸軍少校巴特，幫助婦女上救生艇後，在船上揮手向她們說再會。另有

一值亞士脫上校，把他的新婚夫人放在救生艇上，自己退回船上，用指甲輕敲着煙囪，說：『再見罷，親愛的，我慢慢再來找你。』水已經衝在船上來了，這時船上的樂隊繼續續奏着『較近我的上帝，較近上帝……』。啊，這情形是何等的悲壯！可是當救生艇被放到海中去時，却發現四個中國男子鬼鬼祟祟地躲在一隻救生艇的船底裏。這海島給美帝國哈爾雜誌發表出來，已構成中國的國恥。再想到三十年六月五日重慶發貨未降道審悉世慘案，那種大家不守秩序，爭先奪路，擁擠踐踏，致使洞且阻塞，真與尋相相相相死的狀况，真堪痛惜。因守邦利而辭，其苦可以想見。

照這樣說來，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誠如禮記所云：『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與之。』了。禮之功用，可謂偉矣。然而，這尙未能盡禮之能事。禮具亦云：『禮者，敬而已矣。』子路有一回說，『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本來，居喪若只重明器衣衾之屬，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祭祀若只注重俎豆牢牲之屬，牲器多而敬少，不若牲器少而敬多也。」

因為敬，所以不敢慢于人，同時亦不敢慢于事。曲禮第一句即提綱挈領曰「毋不敬」。敬于事的例子很多。譬如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師，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尸位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故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又譬如士，若為邑宰，則應勸課耕稼，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禮重榮譽，理應如此。這纔是「明禮義，知廉恥，守紀律，負責任」的表現。故曰：禮節為治事之本。

## 第七章 服從爲負責之本

國父常常講：「如果在我手上有三百個人，全完聽我指導，聽我的話，我們一定可以澄清中國，掃蕩一切。」國父鑒于一般人都不知道服從，以至辦事掣肘，連用起來不靈活，他的這幾句話，實在是有感而發的。所謂三百個人，當然是指三百個頂優秀的分子。三百個人的功效已經是如此，我們試想倘若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團結爲一堅固體，服從指揮，恪遵命令，這將爲何等一個不可侮的力量。倘能及早如此，恐怕中國之強大早已是世界第一了。

服從這種美德，不幸又是我們中國人所最缺少的。論語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話，「有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但是不幸今日弟子之于師，就最沒有服從的美德。試思弟子這兩字的涵義爲何？雷次宗曰，以爲師如父兄，故自稱弟子也。然而今日弟子對師之道爲何如？三十年教師節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發表告全國各級學校教師書，曾

概乎其言之曰：「豈有在役之日，視師長如路人，而入世之時，知絜矩以自處者。受業及門，舊稱弟子，爲弟則當敬師如兄，言子則當尊師如父。世之負販傭工，能知尊敬其師者多，孰意明禮達義之學人，曾不知弟子之職，言之可爲痛心。師既不尊，道安從重，其陵夷蓋有由矣。」弟子既不服從師，一旦這般弟子作了師，他的弟子也照樣地不服從他，如是世代相承，簡直不知綱紀爲何物。

我們因爲缺少服從這種美德，在國際信譽方面，吃虧不少。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是一盤散沙，其甚者簡直說我們是一批蟲子。這是什麼意思呢？總裁說：「蟲子沒有知識，沒有組織，羣飛蕩蕩，散漫麻木，任人家欺壓蹂躪，到死還沒有知覺。他將蟲子來比我們，意思就是說我們沒有紀綱，下級不服從上級，地方不服從中央，支離散漫，毫無組織，大家要知道人與禽獸之分，亦即在人有組織有訓練，循理守法，而禽獸則反是。」（見「教育人民與轉移風尚的要點」。）

說中國人是蟲子，這誠然是一種極端的侮辱的說法。但中國人之缺乏服從的精神，

甚至就是外國的溫和的觀察家，也能看出。有一回，那位前後在中國住了二十七年的美國駐華商務參贊亞諾德，同美國瑪省的技術學院的院長在一起吃飯。言談之間，那位校長批評留美的中國學生，說他們都很聰明，很用功，舉止行動也都很好，學業成就往往比美國學生高。他臨末提出一個弱點：就是太個人主義化一點。他說中國學生假使多學一點美國式的足球，多做一些與美國式足球有關的論文，那就好了。這是真的，所謂個人主義化便是沒有服從的精神，如舊日所說的『各自為政』，或『各自為戰』。亞諾特于是就舉出美國式的足球有三優點：（一）合作的精神；（二）真實的本領，（三）運動的道德與精神。這優點其實只有一個，即服從；所謂合作的精神即服從多數，所謂運動的道德就是服從真理，像牛津大學的學生那樣，寧可敗北，決不作不公平的角逐。

這種服從的精神發揮出來，表現之于政治則為守法奉公，秩序良好，表現之于軍事則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表現之于一般的服務上面，則為熱誠任事，勇于負責。即以德國在此次戰爭中所表現者而論，則全為此服從精神之成績。不但下級服從上級，士兵

服從長官，即作戰之武器，如飛機，坦克，火礮等，均服從于無線電之指揮。在波蘭戰役中，只要德國步兵遭遇波蘭方面之強烈抵抗時，俯衝轟炸機即應無線電之召，于數分鐘內飛至作戰地點，猛轟波軍，而替那陷入重圍之德軍解圍。一個英國軍事家看了這種情形，亦不禁大加歎賞，說「牠們彷彿是受同一神經指揮似的」！服從精神之效用，到此可謂登峯極造。

大體說來，服從有五義。一曰服從領袖，二曰服從師長，三曰服從多數，四曰服從真理，五曰服從命令。皆國家紀綱法令之所攸關，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繫賴，不可不辨者也。

先說服從領袖。春秋之義，最重尊王。王者，不一定指皇帝而言，王者，天下所歸往，如文王是也。引申言之，有一人焉，他的道德名望一切都為天下所推崇，所擁戴，這便叫做王。以現在名詞而論，就是領袖。天子是一國的最高領袖，所以叫做至尊。周是當時的中央政府，所以應該尊周。周室雖然微弱，但其為一國的中樞，全民的領袖，所以應該尊崇他，而且竭誠擁護他。春秋之義，言戰則王者無敵。王的軍隊打敗

了，亦不可隨便記錄。如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不敢當也。」穀梁傳亦言「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所以以自敗爲文，卽含有「尊尊」之意。言盟，則王人序首。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敵，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此外，如「致天子則不與」，「伐天子則不與」。春秋繁露王遣篇闡釋此義曰：「諸侯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孔子作春秋，其目的在使亂臣賊子懼。春秋的褒貶，「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春秋繁露滅國篇論當時之現象曰：「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孔子有鑒于當時世風日下，綱紀墮墮，故于尊領袖一層，三致意焉。此服從領袖之義，亟宜遵行者也。

再說，服從師長。真是，「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既稱弟稱子，則必服從師長如父如兄。宋游酢少楊時，初見程伊川。伊川瞑目坐。二子侍立不去。等到

伊川醒來，發現他們還立在那裏，曰：「賢輩猶在此乎？」于是遂命他們退出。等到他們出來，纔發覺天氣實在冷得很，門外雪深三尺矣。他們未奉命令退，故不敢退，雖天氣嚴寒，仍舊侍立在那裏。既奉師之命退出，則退。真是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我們平常侈談「程門立雪」，但是我們果真能立雪而不偷逃嗎？我們對於師長，能如此服從聽命嗎？如果不能，真應慚愧。此服從師長之典型，最宜效法者也。

其次以服從多數。民主國家不怕有爭辯，也不怕意見有紛歧。「沒有反對黨，便沒有民主政治」，這是英國人的公共信條。又如美國，每當競選總統之際，兩黨互相攻訐，甚至於做出私人瑣事，以爲襲擊之目標。而且彷彿做得很認真，攻擊得也很認真。羅斯福總統當參加競選運動時，他常常在兩個多月中，趁汽車及火車旅行二萬餘英里，演講兩百次。卽如羅氏第三次競選總統，他攻擊共和黨的政策，簡直是體無完膚。而共和黨的領袖威爾遜抨擊羅斯福，也毫不留情面。雙方都像煞有介事地在認真攻擊對方。但是，等到羅斯福真的第三次當選總統了，這是多數所決定的，威爾遜便絕對服從。據

說羅斯福所收到的第一個賀電就是威爾基給他的。威爾基于競選完畢後，廣播全國曰：「余以完善之誠意，接受大選之結果。羅斯福總統爲唯一無二連任三屆之總統。彼係處于美國歷史上最危急之時期，彼此後處置我國利益攸關之事務，不但勝任可期，不但有國會之最大多數之議員爲其後盾，即競選失敗之共和黨，保證決予擁護。」最後二語實在是有聲有色，光明磊落。法律容許競爭，故競爭時就認真競爭。待到競爭失敗，便服從多數之決議。威爾基後來給羅斯福當代表到英國，最近又替他服務到近東，且曾來華一行，都是以同一光明磊落，服從多數之態度出之。此種服從多數之精神，我國極其缺乏，亦極應做效者也。

復次，服從真理。西谷長重公平競爭，譯曰「費厄潑賴」，如運動道德，寧肯失敗，不肯越規，卽爲此種精神之表現。此中的要義在服從真理，不涉意氣。此種精神，吾國人亦很缺乏。陳研樓曰：「骨肉之失歡，有本于甚微，而終至不可解者，蓋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耳。」所謂負氣而不肯先下氣者，卽是不肯服從真理。明



知是非之所在，明知意氣作祟，而偏不肯表示服從。清代左宗棠與曾國藩開意氣，左氏晚年，見人除誇耀自己在新疆之功業外，其第二件大事即為罵曾國藩。直至曾氏之死，左宗棠送去之輓聯，上聯言「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這纔稍稍服從真理。然而下聯仍說「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意氣仍未能全部消除。論者謂以人格論，左不如曾胡，就因為他肯服輸，不肯服從真理，洵非虛語。

林肯為美總統時，請幾個他的大政敵去組閣，全美國人士都很奇怪。斯丹頓曾經罵林肯做小丑與大猩猩，但林肯却請他做軍政部長。西華自以為林肯不及他能幹，高傲極了，但林肯還是請他作國務卿。財政部長柴思利用內閣的勢力去增加競選的機會，但林肯滿不在乎。麥克利南毫不留情地斥責林肯，人家勸林肯把麥克利南免職，但林肯不照辦。林肯很富于老子所謂「以德抱怨」的精神。他之這樣做，完全由于服從真理，把個人的恩怨擱置在一旁。祇要柴思能取信于國人，只要柴思能把事情辦好，這就對了。林肯說：「只要麥克利南能夠叫我們獲得勝利，我情願替他牽馬。」這種服從真理，不涉

一絲一毫意氣的精神，實在很可寶貴。

英國的大政治家狄斯拉利也是如此。著名漫畫雜誌「笨拙」的畫家約翰，李治毫不留情地攻擊了他三十年之久。狄斯拉利在一八六八年業政之際，却慷慨地把養老金贈與李治的子女。歷史家卡萊爾曾罵狄斯拉利為猴子，但在一八七四年，狄斯拉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最高的爵位賜給卡萊爾。狄氏之如此做，也是服從真理。祇要李治的畫着實很好，就可以把養老金給他的子女。祇要卡萊爾的著述有其價值，便可授勳。其他個人的恩怨，便是俗事，而非真理之所在了。

上文說過，中國人缺乏這種服從真理的精神。所謂缺乏，並非是全無。譬如唐太宗，即最富於此種精神。唐太宗之賜魏徵，便是能小視個人恩怨，重視真理，服從真理。魏徵歷事李密竇建德，而後仕唐，已不啻三醜之婦。仕唐之後，相建成，且有助建成謀殺世民的一段嫌疑。但魏徵確是能幹，他的「十漸」之奏，所說的都是真理，措詞雖然儼如父兄之訓斥子弟，但亦不能掩蔽其內容之光輝。故太宗將其奏章親筆書寫，張之

壁間，以爲銘戒。後來魏徵亡，太宗痛念其功，嘗曰：「貞觀以前，從朕經營天下，文  
勳之功，貞觀以來，總愆糾謬，徵之力也。」又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這樣能夠虛心服  
從真理，難怪貞觀之治，號稱極盛了。

回顧現代的中國人則何如？往往因爭意氣，不肯服從真理，演出禍患。著者在北平  
時，即知有兩位著名文學家，而且是同胞兄弟，但極不相能。如有宴會，請其兄則不可  
再約其弟，如兩人俱約，則必均不赴席。這二位兄弟，真如參商一般不相見了。究其原  
因，實在是如陳研農所云，「本於至微」，然而「終至不可解者」，則不肯服從真理之  
故耳。此種服從真理之精神，青年學子亟應效法唐太宗林肯狄斯拉利等之所爲，加意培  
養者也。

最後說到服從命令。馮友蘭先生於其「新世訓」中論及尾生之死，批評其行爲是  
痴。尾生與一女子約，期相遇於橋下。及期，尾生至而女子不至。橋下水漲，尾生仍守

橋下不去，遂至溺死。因爲尾生與女子的相約，雖不遇而後會有期。但如一軍人奉命於某時炸毀一橋。他在橋下守候，俟聽見某種信號，則將橋炸毀。信號尙未到而水到。他不能斷定他是不是能在被淹死以前接到信號。橋下雖水至，但他總希望在他未溺死以前，能執行他的職務。他守信而死，亦是合乎中道的。其實這尙有一層意義，即命令重於一切。軍令影響全軍的勝敗，關係國家的存亡，尤爲重要。對於命令，我們是需要絕對服從的。

抗戰以來，吾國軍人服從命令之精神，很多可令人感泣者。如淞滬戰起，姚子青營長，即奉命駐守寶山。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起，敵集中陸海空軍，猛犯寶山，姚營長以軍令重如山，誓死守城，相持二日之久，後來敵源源增援，並以兵艦三十艘，用排砲攻城，戰車二十餘輛，以掩護步兵衝鋒。但姚營長以未奉命退却，誓死抵抗，卒至全部忠勇殉難，與城偕亡。這種服從命令的精神，實在可以名垂不朽。其他這類誓死效命的事很多。此種視命令重於一切，以死守之的精神，實爲吾人所應發揚光大，以推行及於我

全民族者也。

我國民族，向來有一弱點，即不就事論事，而必就人論事。彷彿服從了什麼人，就是一樁失面子的事情，其實這是頂荒謬的。總裁於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擴大紀念週講演，批評四川的惡習，說：『我這次來到重慶和成都，就聽見很多人對於軍政負責各長官，不稱呼他的官階官職，而直呼其名號，而且隨便的加以譏評。而普遍社會對於軍政官吏，更沒有多少尊重的觀念，到處都看得出凌越失序的樣子。其實這是不對的，須知官吏係國家所委任，如果要尊敬國家，就要尊敬官吏，尊敬官吏即所以尊敬國家。如果官吏不好，儘可以用合法的手續訴之於其所屬的上級機關，依法裁制，不能隨便譏斥，公然輕視，不顧國家的體統。』這雖是從前的現象，但今日未必無之；這雖是四川一省的現象，但他處未必無之。我們須知，服從官吏就是服從國家，猶如尊敬國旗就是尊敬國家一樣，萬不可摻雜一些私人的成分在內。同樣學生在學校內直呼先生之名，亦是同樣的不敬。『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不要以為尊稱一聲別人

的官階，就失了面子。不懂下級人員對上級長官應尊敬服從，上級長官亦不好隨便叫自己部屬的姓名呢。這就是「敬人者人恆敬之」的道理。

總之，我們服從，決不是服從那一個人，而是服從本身所應服的任務，所應盡的職責，簡言之，就是服從我本人應守的本分和紀律。能服從表示自己有人格，有自尊心；反之，不能服從倒是有失體統，大輸面子的事。

我們在論禮節的時候，曾闡明禮本於敬之意。陳部長立夫於三十年教師節發表告全國各級教師書中亦謂：「仁以教愛，禮以教敬」，並謂「今日學風之大病，實多由於禮之教導未竟其功，則至學成問世者，傲慢自恣之習氣深，而服務負責之表現渺。」我們倘能對於自己的職務，存一番愛敬之意，自然是負責精神之表現。敬不礙於下級人員，亦應表於上級官長；不僅應責之於弟子，同樣也應責之於教師。弟子固應服從師之命令，含有愛敬之意；但師亦應忠於職守，含有愛敬之意。黃心齋的「朱子行狀」記朱子的講學精神，曰：「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



## 第八章 勤儉爲服務之本

勤儉二字，我國聖經賢傳，多所道及。卽初學作文者，遇此題目，亦能胡謔一番。因爲這是很尋常的家喻戶曉的事。

往昔說勤，意義亦有多種。或從其經濟價值言之，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勤就能增加生產，也就能獲利，沒有匱乏之虞。或從其對於健康之價值言之，如「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書經無逸一篇，歸於勤則壽考，逸則天亡，歷驗不爽。或以其一般功用或道德價值言之，俗語云：「三個臭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一個平常的人，倘能加倍勤勉，亦可抵得一個非凡的人才，抵得一個諸葛亮。中庸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是這一個道理。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兩種人生觀。舊日讀書人學而優則仕，他們所抱的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韓愈形容「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得志於時者之爲」的話，很可作爲這類人



物的代表。他一則曰「武夫前呵，從者塞途」，這不是玩臭架子擺闊氣是什麼？豈真能夠說得上節約？再則說：「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爭妍而鬥麗。」這簡直是荒淫與無恥，當然更說不上嚴肅的工作了。

其次，便是國父所倡導的服務的人生觀。國父之言曰：「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也。最小者亦當盡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民權主義三講）我不敢說現在的官吏都具備這種人生觀。我亦不敢說現在的官吏都沒有「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的思想，甚至於行爲。但我敢說有一部份覺悟了的公務員已具有這種服務的思想，而且爲繼承國父的遺志起見，人人都應以此種服務的人生觀爲共同的目標。

最大的服務是服務國家。人人都應以忠國族爲服務最高的表現。一個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方式，往往是這個國家絕續存亡之所繫。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過着奢

靡，貪污，淫佚的生活，這個國家之不亡者幾希。而一個勤勞的，節約的，日新又日新的民族，決有復興的希望。人人時時以忠國為最高尚之志。一則國家之人更勤，則國於世界，必有以立。此立國之道為何？便是一個民族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我國國民，以農民佔大多數，這般農民大體都很勤勉。至於智識階級，則不可一概而論。至那一般的地主，即所謂糧戶，則一言以蔽之曰：都是不勤勉的。但無論勤也罷，不勤也罷，表現於我全民族的，無論男女，無論老幼，無論貧富，無論貴賤，都缺乏一種為工作而工作的精神。是的，我們工作，但是有所為而為，並非無所為而為之。而且我們亦勤勞，但是偏於為個人，或者為家族，很少為國族的。

我們常常在社會上可以聽見這樣的話：「某人很好，他的生活已經解決了。」所謂已經解決了者，便是說他掙了相當數目的金錢，換言之，就是他現在可以不必工作，坐吃現成了。這足見我們勤勉，多半是為謀生的。因此，張家的大哥是不工作的，因為他的父親是銀行的經理，他根本就沒有謀生的問題。李家的二弟也是不工作的，他的父親團

續了大批布疋，現已擴資鉅萬了。這樣，我們工作是爲吃飯，如果我們有現成飯可吃，在理論上我們就無須工作，事實上我們亦往往不工作。至於現在那般已經沒有吃飯問題發生的人們，尙在社會上作事，彷彿很認真，或者尙在學校裏唸書似乎很勤勉者，那還是爲了求名求利，或者是爲了逃避兵役。總之，都不是爲工作而工作。

或可問：個人的工作，目的就是爲個人的生活，這與國族何干？我們提倡集體安全，但同時我們亦應提倡集體勤勉，集體努力，集體效率，集體誠實，集體公正。一個國家之所以富強，這基礎完全建築在牠的人民之勤勉的工作與高尚的智慧二者上面。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們最缺乏之爲工作而工作的精神，即真正的工作精神。我們提倡勤勉，提倡服務，其目的之一當然是解決生計，但這不是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這工作的精神，無所爲而爲，或者可以說爲工作而工作。我們好好地工作，因爲要想好好地遊樂。我們大大地受苦，因爲想大大地享受。在憂患的時候，我們飽嘗挫折屈辱，但在勝利到臨之

際，我們亦大享高興愉快。這都具工作之所賜呢。有什麼比較由於刻苦工作而享受的豐富生活更愜於心的事呢？有什麼學問比從痛苦工作的經驗中得來的學問更好呢？有什麼性格比從痛苦經驗中磨鍊出來的更好呢？這就是爲工作而工作的精神。英國歷史家嘉萊爾曾經提倡這種工作精神，因爲工作是神聖的。這就是對於人生的「永遠的肯定。」詩人丹尼孫亦曾提倡這種工作精神，因爲他說過「停滯不動是最無聊的事，暗中生鏽，毫無光彩，而且也沒有「一點用處！」

現在世界上的國家似乎有兩種。一種是容許人民懶惰或罷工的，例如法國。一種則規定做工是人民的義務，例如蘇聯與德國。蘇聯的情形，尤堪重視。蘇聯徹底提倡做工，養成人民認做工是自己的任務及快樂的風氣，一切均聽組織的指揮。中國似乎不屬於這二種之內。牠既未嘗容許人民懶惰，也未嘗規定人民做工的義務。中國人民一般說來尙稱勤勉者，實在是另外一種東西在推動。這種推動力就是生計的壓迫，兒女的負擔，物價的高漲，以及社會的不景氣。其實容許是無須的。規定也不必。最好是從輿論

及後方而後手，而前廢工之屬。其言曰：「君子會，其言曰：『君子會，其言曰：』」

再說這種工作的經濟價值。有人曾經這樣估計過。我國人口約四萬萬五千萬，假定以三分之一為老弱，三分之一為壯丁，三分之一為有一半工作能力者。如壯丁一日之工作能力值一元，一半工作能力者每日值五角，則一日間全國人民之收入應為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元。即一年以三百工作日計算，當為六百七十五萬萬元。這對於國家當是何等的一個貢獻。亦無不具。故其言曰：『君子會，其言曰：』」

還有，勤勉並不限於學問方面。我國舊日形容讀書人之勤，多偏重在說其對於學問方面的孜孜不息。譬如說「董生垂帷，家園絕迹」，就是此類。一個人若專心學問，目不窺園，這在學業方面可以算是勤。但是因為不好運動而致生病，影響健康，在體育衛生方面，這人亦可以說是懶。

吾人的身軀亦須勤。孔子說，「視思明，聽思聰。」我們的眼睛不動，如何能明？耳朵不動，如何能聰呢？

其來不歸乎勤。其尤其甚重要。本來，我們人類之優於其他動物者，為有雙手耳。以手為工具，能產生其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我們的祖先立其後兩足，使能支持全身的重量，而以前兩足轉變為手：這就是人類的大進步。

新時代之中國青年，都應當善用其雙手，以創造機器，而且應當善於運用各種工具。吳稚暉先生形容此新青年曰：「開其手匣，有小剪，縫針，修脚刀，鐵錘，裁紙削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割孔之螺鑽，無不畢具；捫其衣袋，時辰錶，寒暑計，畫圖尺規，亦無不具；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斧鑿，相位置於刨床，鑽台，鋸座之間；復於六經，三史，圖譜，哲學，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為文明之青年。」（青年與工具）這決不是空想，這是可以逐步實現的。其唯一的條件在於手勤，善用我們寶貴的雙手，因此，國父曾提倡「雙手萬能」。

什麼是儉？儉就是節約，譬如愛惜物力，即其一端。晉陶侃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棄之。大家莫明其妙。然而「後元會，積雪始晴，應車猶濕，於是以屑布地。」這

纔看出他的妙用。及桓溫伐蜀，侃又以所貯竹頭作釘造船。這故事在後人是傳爲美談的。不過一般的意思都說他縝密，不遺細事。其實這所代表的還有更崇高而意義。什麼意義呢？就是愛惜物力的精神，雖木屑竹頭，亦不肯隨便棄置。

儉之反面爲奢。我們反對奢，理由有二。其一，奢侈的人往往是犧牲他人以肥自己。其二，奢侈的人是自己歡樂的基礎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嘗見趙雲君作的一幅漫畫，一闊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安樂椅上，旁邊侍立者男女僕各若十人。其旁繫以馮玉祥將軍的一首諷刺詩，題曰「勸君節約救國」，詩曰：「張三先生手頭每月進項花過完。少爺三百買糖果，太太一衣數千元。家中僕役不算多，十個女傭十個男。來的容易花的快，舒舒服服度國難。」像這情形決不算過甚其詞。請問這樣的奢侈，錢從何而來？其結果就難免是貪污或投機發國難財。這樣，就如一位作者憤慨地說的，「謀利成了人生目的，貪污作弊因習慣而成自然，囤積居奇擾亂市場成爲偉大事業。」

待到奢侈之風風靡全國，揩油之風亦必盛極一時。父親以能揩油的兒子爲有出息，

妻子既能揩油的丈夫爲很高明。會賺錢的可以擺闊，不會發國難財的便是傻瓜，近來社會上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對於那一方面能揩油，一方面又能敷面子的人，即那一面飽私囊，一面也做兩件撐場面的事情的人，極端崇拜，稱之爲漂亮。我們常可聽見這樣的講法：『說某人真漂亮，那才賺得飽，做得巧』，說他有辦法，有手腕，有的甚至於還來一併戲謔語，說『老頭的兒子，大世兄，是兒』！『誰之，誰能賺錢，誰就是兒，也就是了』。不得法，不管這錢是否苟且營私，或者是否非分之財。這樣的人在社會上多得，真是可以呼名道姓的。然而這樣的人愈多，社會上服務的精神亦愈少。

七。我們中國人平常是號稱節儉的。事實上大概也如此。不過普通所謂節儉，實在說不上，往往是極奢之別名。一個鄉林的糧戶，對於公益募捐，一文也不肯花費。但他的兒孫却可以揮金如土，一場撲克輸掉三千五千。這不是極奢是什麼？一個城市的富豪，別人吃他幾頓飯，他都牢記在心，在嘴上提說不休，但自己却是大吃大喝，『日食萬錢，猶苦無下箸處』。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節約罷？



有一故事說不一客遠來久坐，主人家鷄鴨滿庭。但主人却謙辭說：「家中乏物，不敢留飯。」客即借刀欲殺己所乘馬以治餐。主人驚問曰：「公如何回去呢？」客曰：「憑公於鷄鴨中，借給我一隻騎回去好了。」這主人不殺鷄鴨以待客，不能稱為儉。他當然不是信佛，不戒殺生，證據很明顯，不殺生饒牠何用？也許他是留着等客人走後自己吃。也許他留着賣錢。然而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這主人對客的行為，都必稱之為慳吝。慳吝不是儉。儉，未入於吝。風俗文義類，全義計冊。晏子問貴詩。莊子曰：儉，不取也。究其何以謂之儉？何以謂之吝？這界限全在人我之分。古人說，極儉以奉身，極勤以養民。換句話說，對於自己不妨稍慳吝，對於他人則萬不可苛刻。禮記上說禮是「自卑而尊人」，這話在這裏亦可適用。這關鍵全要看是對自己，或對別人。

我們幼小的時候，誦三字經，其中有句云：「寶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這幾句話，我們實在是習焉而不察了。究竟這寶燕山是何等樣的人？史稱五代竇禹鈞，燕山人。他家唯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這是他極儉以奉身。但他量每

歲所入，除伏臘供給外，悉以濟人。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他出錢葬。有女不能嫁，他出錢嫁之。史又稱他於宅南建書院，聚書數千卷，延師課四方孤寒之士，庶其廉儉。這是他極厚以待人。然而無論如何，像竇燕的這樣的次子，我們必稱之爲儉。次子，必是勤儉的風氣全靠提倡，纔能養成。環境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假如一個大學內的學生都不讀書，只談戀愛金錢二者，忽然有一學生終日埋頭伏案，此人必被認爲傻瓜。假使一般社會都注重穿嗶嘰毛呢等洋貨，今有人知此，偏偏像晉文公那樣地大布之衣，這入必被視同化外之民，未入流者。風氣之養成，全靠提倡。提倡的責任，在那些居高位的人，以身作則，豈高一呼，羣山響應。退而思之，則「一德以正，與有責焉。」我們平常人也未嘗不可以提倡。清代曾國藩身居高位，以艱難取巧爲深戒，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任勞則引爲己責。其影響很大，誠如薛福成所說，「盛德所感，始而節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效慕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我們現在要提倡勤儉的風氣，也不必全恃那般「尸于高明之位者」。『約集一些朋友，大家相勸，大家



## 第九章 整潔爲强身之本

現在，我國一般國民，尤其是青年，其健康狀況爲如何呢？

據說，我國人民的身長和體重，是有着地理的差別的。北方人較高，南方人較低。如以具體的數字言之，黃河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六六。六吋，長江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六五吋，珠江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六四。一吋。另據斯蒂芬博士的報告，體重的比例，大致也和這個差不多。但即以健康的北方體格去投考空軍，根據歷屆中國空軍招生統計，山東人及晉最多，但也不過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已。

有一位在某國立大學教書的名教授說，在他所熟悉的一個大學內，有三十多個學生報名投考留美空軍，可是檢驗體格的結果，合格者祇有兩個人。患肺病的很多，但是大部分還勉強上課。某班的學生五人，兩個是必須長期休養的，另兩個是時時得因病缺席的，所以上起課來有時只有一個人。

健康是有關於營養的。營養不良，身體如何能健康呢？但在這物價高漲的環境中，營養問題就是一個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而尤以青年學生爲更甚，據羅登義先生的科學的計算，國立浙江大學學生的平均體重爲五十三公斤，依一般的標準，每公斤每日需蛋白質一公分，則每人每天應需蛋白質五十三公分。而實際每天每人只能得四十九公分，不夠標準數量。而且浙大學生膳食中蛋白質的來源，植物性蛋白質佔百分之九十，動物性的只佔百分之十左右。故就蛋白質的品質而言，中等的佔百分之九十，上等的不過百分之十左右而已。營養功能低下，實屬顯而易見的。

健康是有關於一般公共衛生的設備的。舉一個極淺顯的例。即如近年所出的中小學教科書，字跡模糊，難於辨認。而一般的出版物亦真不漆黑一團，校對疏忽，錯誤百出。而且全都是紙質低劣，易於弄壞。青年們天天看這樣的書籍，那能不損目力呢？

如以上所舉的原因所招致的健康不良，實在是怪不着我們青年的。但健康也不全靠物質的分子，精神的因素也是重要的。本章所言強身之道，即專注

重這精神的力量。除却上文所說的患肺病的大學生，以及其他真正有病，無法振作精神的青年而外，本章陳義，都是不無裨益的。這真是對不肖青年言的。

一般地說起來，我國國民的健康的水準未免太低下了。

有一個故事說，美利堅多精神矍鑠的老翁。在林肯時代，某君游歷美國，在街上見着一位老翁追着譴責另一老翁。這人趕忙上前調解。不料那老翁竟言曰：「我教訓我的兒子，與你有何關涉呢？」未幾，又有一老翁從屋裏跳出來，責備那位慢客的老翁，說：「教訓兒子就教訓兒子罷了，何必又要開罪他人呢？」此翁即為彼翁之父，三代均健在也。

這也許是過甚其詞，但也有幾分真實性。最近美國有八十歲以上之老兵二人，請求重新入伍，新聞界備加贊揚，此事即可說明這故事的一部分真實性。最近，有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在美國留學，適值紐約市忙着登記兵役，正在給那般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註冊。這位中國少年也混在那些去參觀的人羣裏面，因為有許多中國人，沒有美國籍，

都請求志願入隊，很是熱鬧。不料，這位老者忽然問這中國青年，說：『你登記完了嗎？』弄得青年大吃一驚之原來給他加上三二十歲。由此可見美國一般中年人是何等年輕，而中國人是何等蒼老了。……

這純全是營養的關係嗎？並不是的。簡單地說，我國人民的生活太不整齊嚴肅了。這使我們想起數年前民族改造社所發出的宣言，牠形容中國人身體之不健全，工作之不緊張，態度之不嚴肅，真可謂淋漓盡致。這個民族改造社是由陳立夫，于右任諸先生發起組織的。爲對症下藥計，我們實在不可不讀那宣言，其中的警句云：『……我國民族之生理狀態，殆亦百病叢生之集團耳。駝背聳肩，孰非男女之常態？神虛影弱，又皆老少之特徵。體無肥瘦，態多病狀畸形；身無修短，貌則愁眉菜色。行動由來迂緩，工作向不緊張。稿木死灰，不足形容疲憊之靜止；龍鍾老態，殊難描寫就奮之衰頹。男兒之鬚眉之氣概，女子尙愁病之情操。舉國上下，不論智愚賢不肖，無不暮氣沉沉，氣息奄奄也。其餘行爲之病態，虎頭蛇尾，爲衝動之反應；熱度五分，之毅力

之堅持。敷衍乃應世之法寶，虛偽亦對人之手腕。其他團結漫似散沙，眼光大如沙豆。我國整個民族之萎靡衰頹，無非內在體力不充實之表現耳。」

但我國先賢，却不是如此的。就早一點的時期說，論身材則湯九尺，文王八尺。論年壽，則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迄於唐代，「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這位女士進宮是騎馬，而不坐着那大班轎子的呢。這是什麼緣故呢？一言以蔽之曰：古人的生活嚴肅，工作也較緊張，身體也因之強健。今人的生活頹廢，工作也甚弛懈，體力亦隨之萎靡了。

因此，為強身計，必提倡一個「整」字。

整就是整齊嚴肅。但是這裏又有一個最重要的大前提：要過整齊嚴肅的生活，必須先有整齊嚴肅的人生觀。有了確定的人生觀，在精神方面，纔可以安下來。精神一安定，就可以振作，工作也隨之緊張，效率也就加強了。在一方面說，這就是「大學」上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朱熹



註：所謂吾國所當生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語亦可證成爲一種確定的人生觀。而吾國人生觀，其源就是至善之所在了。與要通融，舉能定，不要能定，能定能安，能安則樂。其源可以說到思慮，思慮的問題，現在一般青年等之不能好好地讀書，尋根究底地說來，都是由於不安定。從另一方面說，就是孟子上所謂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因為已經有了確定的養生觀去這樣纔可以心不安動，不爲外面的環境所轉移。富貴貧賤，威武都奈何，總不得移，所謂「雖終不移」，此正是形容這個境界。而其要在於安，安其本在於嚴肅。此語與孔子出於此來，意義甚大。孔子一生生活，可以說把這個道理發揮得很盡致。孔子嘗過倉庫，嘗過農場，任文他做的都是小職員。他自己又說過是守少也賤也。總之，他的環境並不佳妙。後來雖然做過一次魯國的宰相，但那是已經在他稱桓皇豈，僕僕於風塵道上許多年的事情。其時孔子已經五十六歲了。他的道又至大，天下莫能容，在魯國的時候。齊人忌妒他，惟恐他把魯國弄好。在陳蔡之間的時候，因爲楚國來聘請他之故，又遭了陳蔡大夫的嫉

如，派兵圍着他，乾脆絕了糧，因他一生經歷的危險也很多。他雖衛赴陳過國的時候，因為貌似陽虎，無辜被禁。宋司馬桓魋迫害他更厲害，他乾脆就要殺孔子。但孔子却滿不在乎。他對付這兩件事的態度是從容不迫，鎮靜自如，對於前者，他只輕描淡寫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人其如予何！」對於後者，他簡直自負起來了，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何以能於這樣呢？就因為他有確定的人生觀，精神安定。又因為精神安定，身體也強健。他的弟子比起他來，就差得太遠了。孔子為魯相的時候，因為齊人獻美人計，送女樂於魯君，果然此計甚妙，「從此君王不早朝」了。此時子路就沉不住氣，精神不安，直催着先生走。孔子祇告訴他：「請別忙，等一等！」後來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但孔子却講誦絃歌不衰。畢竟是他老先生因精神安定之故，身體也比較他的弟子們強健得多。論語上很少記載孔子生病的事。孔子所最最愛談的三件事也就是：齋，戰，疾。他的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弄得弟子們望塵莫及，所以公西華說：「正惟弟子不能及也」。有一回孔子真正病了，子路請禱。但孔

子却說：「丘之薦入矣。」他早已有了確定的主張。這豈不是整肅可以強身的鐵證嗎？

王芸生先生說：「我對國事向不悲觀，而在長期抗戰之中，因國民生活的日益艱苦，社會經濟的畸形變態，舉國風靡，羣趨投機發財之途……我很生氣，但還不悲觀。因為破肉是要腐爛的，擠去潰膿，還生新肌。但若頹風侵入青年的飢膚，那就太可怕了。」王先生認為文化是國力的總和，而教育則具有創造及改造國家的能力。所以王先生認為「根本在文化教育。」我們可以補充一句：最要緊的文化教育在於涵育這一種整齊嚴肅的確定的人生觀，然後纔能有整齊嚴肅的生活。

不過，我們還須得明白很重要的兩點。第一，整肅的生活必是一種緊張的生活。我們平常實在是太不緊張了。拿破崙說：「我做一件事的時候，單想起這一件事，旁的都不。想。做第二件事的時候，又早把第一件事忘却了。所以我不會疲乏。」所以有人說拿破崙的腦筋像一個寫字臺，這裏有許多抽屜。但是拿破崙每次打開一個抽屜，而把其餘

的全部關上。所謂「單想這一件事」，就是「把這件事緊張地認真地做」，「唯恐不盡其力」，「裏的抽屜」，「一個也不打開」，所以做事毫不緊張。或者「把各個抽屜」，「同時都打開」，「用志紛亂」，「結果等於零」，「還是一樣地不緊張」。語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這是「工作緊張」的最好的解釋。若「一心以為鴻鵠將至」，「便不緊張了」。

中國古昔賢哲論到作事，亦說過「莊敬曰強，安肆曰偷。」這一個「敬」字的意義，就是「整」。曾國藩解釋牠，就說「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功夫也。」「敬」也就是緊張。苟能如此，則真是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一種恭敬而不敢慢的氣象。曾國藩論到這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到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假若有兩個人於此，一個作事緊張，必恭必敬，另一個作事弛懈，馬馬虎虎。則這兩個人不但工作的效率不同，即身體之健康亦異。何以故呢？人到敬極之時，則筋肉緊張，神氣奮發。像這樣的朝氣蓬勃，身體自然就強健了。人若泄泄沓沓，神氣萎靡，像這樣的暮氣沉

沉，身體自然就衰弱了。所謂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甚，便是這個道理。

青年們慎勿隨便以爲自己身體很衰弱。除非我們在上文所說的真正患病的青年，身體是真正衰弱外，一般所謂衰弱，恐怕是不緊張。不緊張是病，衰弱倒不是病。即以國藩一生的生活而論，他早年體弱，三十三歲時（道光癸卯一八四三）曾患吐血，但老來轉強。他三十歲時，即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可是到老來反較好。他多年失眠，但老來反無此病。這不是莊敬日強的明證麼？這不是整的功效麼？

青年們都知道羅斯福總統，他已是六十歲以上的政治家了。但他的身體並不好，三十餘歲時患小兒麻痺症，至今他的兩腿無力，用兩塊薄鋼片夾在那裏幫助着他。他上次競選時，有一回在佐治亞州講演。照他向來的習慣，斜倚在講台上發言。但因爲講得起勁，他不知不覺離開講臺。他的身體失掉平衡，便跌倒在台上。他的朋友們很驚惶，連忙把他扶起。他起來之後，從從容容從剛才停止的地方繼續講下去。聽衆佩服他，鼓掌歡呼不止。這豈不是敬的功效，整齊嚴肅的偉大的表現麼？一般萎靡不振者，應該知所奮

起纒行。

第二，整肅的生活必是勤勞的生活。勤之功效，我們在第八章裏已詳盡地敘述了。書經無逸一篇，暢論勤則壽考，逸則天亡的道理。如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逞暇食，可謂勤勞之至了。但他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四十七歲即位，九十七壽終，享國五十年之久。他如殷之太戊，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嚴肅緊張整齊的生活之功效，可想而知了。

但是，誰也不能永遠緊張的。昔魯定公問於顏回說：「你知道東治畢會御馬嗎？」顏回說：「會是會御的，但他的馬終究必逸的。」魯定公聽了這話，很不高興。後來東治畢之馬果然跑逸了。魯定公復問顏回，「這是麼什道理？」顏回說：「從前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東治畢就不然了，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我們若過於緊張，而不知休息，那就是窮其腦力了呢。

所以我們於整字之外，還須講究「潔」。……

「潔」，普通都知道是清潔。如勤於沐浴更衣等。但我們不可僅知身體上的潔，而不知精神上的潔。我們工作疲倦之餘，不可不使腦子清潔。英國人在下午，必定喝一次茶，在喝這一次茶的中間，身心都放鬆了。這是英國人清潔腦子的方法。

譬如上文常引用的曾國藩，他是主張勤勞的。但他自己又說他是「禹墨為體，莊老為用。」我們可以說禹墨是整，莊老是潔。大家知道，道家養生的方法是常留有餘不盡之意，最注重細水長流的辦法。這就是不肯過於緊張了。曾國藩在軍營中時，飯後常集幕僚講笑話，惹得大家笑個不亦樂乎，而他自己却「只管捋鬚，穆然端坐，若無其事。」（用李鴻章語）國藩寫信給他的弟弟，說務必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但他又說，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沖融氣象。這沖融氣象「一語頗要緊，這就是國藩的清潔腦子的方法，如上文所說的講笑話是即其一也。」

從前玄裝法師忙碌的時候，專務翻譯，沒有寸陰拋棄。白天有事做不完，必做到夜

深纔停筆。他三更就寢，五更復起，他的生活真是勤勞極了，整肅極了。但慧立，他的門弟子，給他所做的傳記說，「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撓滯。」他工作之餘，還同他人講西方聖賢立義，並說他周遊時的種種故事，高論劇談，竟無倦怠。這裏最重要的在「無所撓滯」。倘若有所撓滯，便是只能緊張，不能輕鬆了。這是玄奘法師清潔腦子的方法。

孔子一生，不常說難字。但他對於有兩種人却說道「難矣哉」一種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可說是不整，另一種是「居終日，言不及義」這可說是不潔。青年乎，知道工作，但亦必知道休息。一杯清茶，一張唱片，片刻散步，霎時笑談，都是好的。「工作之時絕對工作，遊戲之時絕對遊戲。」這樣纔算是既能整，又能潔。這是最平常的格言，但也是最有用的警語。英國人五千平，他這句一大教曰：整潔為強身之本。



## 第十章

### 助人爲快樂之本

我們在第三章講仁愛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提到仁者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道理，其實所謂立人達人，也就是助人。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思想，這兩種思想，正在劇烈地爭鬥着。其一就是王道，另一個就是霸道。王道主張「扶危濟傾」，「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總之，誅暴救弱，王道相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就要弄到衆叛親離的地步。我們可以說王道的目的就在助人，在成人之美。霸道主張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霸道相信有一種優等民族，他們可以隨便宰割其他他們認爲劣等的民族。霸道不肯互助，他們要獨佔，把一切據爲己有。

但是，不互助，行嗎？霸道相信這是行的。因此軸心國家闢行一種「渥太基」政策，即自給自足的政策。凡是原料品，他們都力求自給自足。如果自己不出產，他們就

尋覓代用品。以備禦寒。其具類雜品，則由蘇俄自備自製。結果自己不出錢，而由蘇俄  
但是，他們失敗了。蘇俄雖有羊毛織品，但蘇俄的羊毛織品，是極其粗劣的。而且，蘇俄的羊毛織品，  
代用品的麵包，並不營養。代用品製成的衣服，簡直就不能淋雨，經雨水一沖洗，  
就要毀壞了。在德國，人民到鋪子裏去買衣料布疋，是不准詢問這衣料是何種原料織成  
的；如違就要受罰。德國因為要在衣服方面實行「渥太基」，而自己又不出產原料，  
所以實行一種衣服券的辦法。每人每年得衣服券一張，一張券上印有百分之十。例如長統  
襪須付八分，手絹須二分，三件頭的衣服須六十分。又因為缺少羊毛，所以又特別規定  
每人每年只許購羊毛襪三雙，在衣服券上印有羊毛襪的記號三個。每購羊毛襪一雙，不  
但要付出十分，而且還要付出記號一個。德國的冬季本寒。「渥太基」使得德國人的身  
上，並未溫暖呢。

日本實行自給自足，其情形更壞，其成績亦更糟。日本的毛巾中有百分之三十為代  
用品，代用品的毛巾極不經用，一下水即成腐爛，所以有日本女人一下澡塘便不得上來

的笑話。日本把純棉織品輸出外國去換外匯，本國所出售的織物便不得不採用木質纖維。日本的政府亦被稱爲「纖維內閣」。日本的人民最初稱這纖維爲「愛國綫」，但後來信仰與熱情就低落了。用纖維織成的分指短襪，只經數次沸水洗濯就會破裂。一個工人說，用纖維所製成的工作褲，穿着在工作場上工作了四天之後，便破爛不堪了。一位女士訴苦說，她有一位兒子在校讀書，兩天之內就把一雙用木質纖維製成的短襪穿破了，而且破得無法縫補。

所以有二時期，日本人都到上海來買東西。上海的葉特路一帶賣襪衣的店舖，生意也最興隆。只有在上海，纔能買到真正羊毛織成的衣服與外套，而不是由那代用品的纖維織成的，這種代用品遇雨水就要溶化，而且容易遭蟲蝕，因爲這些蟲都是吃慣了植物原料的呢。那時候，上海住民之有日本朋友者，都在忙着替日本人訂購這樣，訂購那樣，而尤以購買絲織與棉織的襪衣者爲最多。如果大家記住，從前日本是世界最著名的出售最時新式的襪衣者，就可以格外明白，這「渥太基」政策給他帶來的是何種的不

幸呢。而前人的歷史，總可以給我們明白。蘇聯太基一這事，總帶來許多困難，而不

立國于世界，那能孤立，自給，而不助人，或求助于人呢？即以蘇聯而論。像蘇聯那樣的國家，是為國內需要而生產的，而且無須向國外尋覓市場，似乎很可以閉關自守，不助人，亦不求助于人罷？但蘇聯也需要用農產品及礦物，去交換機器與若干非鐵金屬的。蘇聯需要輸入大批的機器，而且需要國外供給百分之二十的銅，百分之四十的鉛，百分之七三的鋅，百分之四十三的橡皮。

再說美國，可謂資源豐富的了。美國原料之富，甲於全球。美國出產的鉛、亞鉛、看炭、石油、磷礦、硫磺、棉花，均佔世界第一。牠的原料，佔世界第二位的有：鐵（法國第一）、銅礦（智利第一）、鐵礬土（法國第一）、銀（墨西哥第一）、羊毛（澳洲第一）。其佔世界第三位者有：錫（中國第一）、印度第一）、水銀（西班牙第一）、意大利第二）、菱苦土石（蘇聯第一）、奧大利第二）。雖然如此，美國還是不能不求助于人。美國需要從南洋輸入大宗的錫與橡皮。而由南洋對美國不贊不助，不贊不助。

國家如此，個人又何獨不然？語曰：『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倘不互助，那我們只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己建築房屋而居住。這樣，一個人必須同時兼為農夫、機匠，以及泥木石工而後可。古希臘的哲人達阿吉尼斯，據稱是一個很快活的人，因為他並不需要什麼東西。他有一天看見一個童子從井中用手來捧水喝，他索性把他那僅存的一個碗也擲了。但是，正如林語堂先生說，神話中的達阿吉尼斯也許會發出一種神聖的香味，但是人間的達阿吉尼斯，至少却必須有兩件乾淨的襯衫。倘不如此，他將是臭面不可聞也。既需要襯衫，亦必需要肥皂來洗濯，這樣，仍舊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了。

所以有人解釋民主政治，稱之為『獨立的人民的互相倚賴的生活』，這可謂一語破的。國父反對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說，而提倡互助合作，可謂真知灼見。國父遺教中，關於這一類的議論很多，茲摘錄數則：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七事為證）

「物質文明之標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家之利益。而其最直捷之途徑，不在競爭而在互助。」（物質建設）

「欲以一黨謀中國之幸福，先須各黨員日淬厲其互助之精神，而導之向于同一之目標，可無疑也。」澳洲國民黨懇親大會紀念辭

「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說，是社會之毒，非共和國之所宜用。」（民國教育家之責任）

「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非學問無以建設）  
總裁曾經創過一付聯語道：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必有如此抱負，而後可以言互助。比較起來，那般霸道的論調，真是太自私自利，毫無一絲一毫博愛的精神。

互助是偉大的，也是成功的祕訣。左傳：『隱公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後來從其計，鄭人大敗戎師。所以說左傳一書裏身垂示着軍事上兩大誥誡，便是『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魯國藩籬守着這個教訓，他以行千里相救』爲湘軍『家法』，結果常打勝仗。

中國古代的賢哲，最講究助人的，是墨子。孟子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本來是關他的話，但却把墨家的真精神一針見血地道破了。公輸般替楚國製了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便不辭勞瘁，走了十天十夜去見公輸般。他惟恐生民塗炭，所以急于救助。莊子天下篇本來非難墨子，說『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

但莊子也不得不說：「天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墨者者，墨不得也。且。雖枯槁我身也。」  
求士也夫！墨這助人的精神是大公無私的。『是聖潔純正的。』所以連莊子也佩服  
他。『墨子之學，其法也。墨家之真辭，一檢見血，其辭如下。』公辭，其替，其國，其下，其辭，其

講助人哲學最精透的莫算佛家。佛家講究佈施，並不是消極的慈善主義，實含有積極的助人精神。可惜愚昧之徒，不明此理，僅以給銅元數枚打發乞丐為滿足。佛家講究修行，其門曰大乘起信論云：『須知何修行施門？若見苦切來求者，以所有財物，隨時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喜，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已堪任，即施與無畏，若若有眾生而來求法者，不隨己能解，不妨便為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惟自利利他，迴向善提，故願。』這裏所表現的精神，顯而易見，其不僅在財濟，還要見義勇為，而且修養人格，如自捨慳貪等。如大論：『出是如也，其願。』式身：『願公此，其心。』非其，其願。其前，其心。其

墨者佛家又恐人不能實行這種助人精神，於是設為種種想像，以昭激勵。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



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這想像真優美極了，不但有道德的價值，而且有文學的價值。

有一故事說，釋迦牟尼佛于無數劫前，作忍辱仙人。他在山中坐，遇國王出獵。國王問「獸何在？」仙人自念：若實告，則害獸，若不實告，則妄語，而妄語又是佛家所引為深戒的。這真是進退維谷呀！他沉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他的一臂。又問，還是沉吟不語，復斫去一臂。仙人因發願說：「異時我成佛，當先度之，勿使世人效彼為惡。」後釋迦成道，首度憍陳如比丘，即當時國王也。這故事優美極了。因為自己曾吃虧，不願世人都吃此虧，而思有以改善之，這正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而反救度之。這是何等忠恕，何等助人精神。

助人是一種快樂嗎？當然是的。這快樂是指的精神上的快樂。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所說，

便是精神上的快樂。一個人如果父母兄弟俱存，一家和樂康寧，自己又能自立，毫無愧怍，復能立人，樂育英才，真的這是精神上何等愉快的事！

快樂的條件有二。一曰心安，二曰神恬。所謂心安理得，正是形容此種境界。昔宋人有得玉者，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這人說：「這塊玉，我會拿給治玉的人看過的，他說這是一個寶貝呢。」子罕說：「我以不貪爲寶，你以玉爲寶，這東西還是放在你那裏罷。若是給了我，豈不是雙方都喪失了寶嗎？」在子罕的意思，要不貪，這纔算是心安理得，也就是說，要這樣纔是快樂。助人之爲一種快樂，亦同此理。

倘能認識互助的真價值，倘能知道人不能孤立的大道理，自然會竭誠以助人，使心安神怡，精神上得着最大的快樂了。昔羅惟德有一天去訪劉寅，喜動顏色說：「今日有一大愉快的事。」劉寅問其故。他回答：「剛才有貧族十餘人，以飢荒故，遠來相告。我把向來所積俸銀盡散他們了，舉家的人，沒有一個阻擋我，皆能成此助人的善舉，所以我快樂極了！」

清代鄭板橋曾刻圖章一枚曰：「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飢債。」他作了官後，叫他的弟弟去慰問那住在他的故鄉興化縣東門一帶的窮宗族，每人都給之以銀錢，這般人在破屋中喫糝糠吸麥粥。取荇菜蘊頭蔴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這就是助人的模範。

曾國藩說：「君子之處順境也。兢兢焉常覺天之獨厚于我，我當以我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逆境也，亦兢兢焉常覺天之獨厚于我，非果厚也，以其較之尤薄者而我固已厚矣。」必有這樣的襟度。而後始可言助人。必有這樣的抱負，然後纔可以達到孔子所謂「坦蕩蕩」的境界，無往而不自得。

故曰：助人為快樂之本。

## 第十一章 學問爲濟世之本

朋友們聚在一起談話，常慨然于現在一般青年程度之低落。大家的意見是：以體育及留心時事這兩點而論，現在的青年們是較之他們的前輩，顯然進步，但以各種科學而論，則未免太低落了。中文程度尤其不行。現在的青年作文，別字連篇，甚至就是一個高中畢業生，竟不能寫一封清晰的文言的書信。英文應該行了罷？但一般的意見，現在高中畢業生，其英文程度竟不如一個從前的舊制中學畢業生呢。

這是真的。事實勝于雄辯。茲請以三十一年廣西省中學統一考試，桂林區中學統考史地一門的成績而論。高中史地試題一共五條，都是提綱挈領的大問題，凡是讀過初中本國史地的，大概都可以答得出。但是在九百一十五本試卷中，得六十五分者僅一名，得三十分四十分者亦不過百名，而且笑話百出，別字滿紙，有許多錯誤真是想入非非，使人不相信是出于中學生之手。英文數學兩科，更是不成樣子。所以結果投考高中九百一

十五名中，錄取者僅四十名；初中四千二百八十三名中，錄取者僅三百零五名。廣西如此，其他地方亦差不多，這不是很危險的現象嗎？

不但中學生，現在一般的大學生，也是不讀書的。有一位大學生從昆明寫信給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說在大學生生活中，沒有生氣，沒有抗戰，大家見面只談女人和錢。又有一位大學教授告訴王先生，說：「現在的學生簡直不讀書，有一個學生對我說，『我們雖想讀書，但是學校裏的空氣實在叫我們讀不下去。誰要讀書，就會被同學訕笑，罵爲傻瓜。因爲讀書畢業，不過爲了做事養家，現時在校的學生就已兼差做了事，跑仰光做生意發了財』」。這豈不是更危險的現象嗎？

總之，青年們未免太不注重學問了。

有些地方，本來是怪不着我們青年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氣，人們在這風氣中，或潛移默化而爲善，而向上，或沾惹習染而爲惡，而墮落，自己往往不自知。我們時代的風氣是什麼呢？有一個很好的比喻。譬如現在的摩登木器，那油漆的確也漂亮，樣式

也特別，雕刻花紋也精緻。但那茶几的腿，細小得像甘蔗一般。從前的木器，油漆誠然不漂亮，圖案誠然很古舊，但那一把椅子的重量，現在三把椅子加在一起，也趕牠不上。從前注重的是厚重，經久。現在的趨勢是圓滑輕薄，結果自然是取巧，誰也不肯下苦功，去研究那繁重的學問了。

但是，有些地方，確實是要怪我們的青年的。我們不但要抗戰，而且要建國。建國的工作是多麼繁重呀！這無論如何是離不開科學的。科學所需要的就是精密確實，並不是圓滑輕薄一類的東西呢。青年們應該知道，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墮落是很容易的。譬如德國，牠的科學是號稱發達的，但是現在德國大學生的程度，就墮落得不成樣子。大學生在學校裏盡學一些什麼國社主義經濟學，優生學，遺傳漸化學，基督教與國社主義，以及其他百分之一百納粹化的科學，對於基本的學問，倒反忽略了。現在德國的大工廠，都感覺到勝任愉快的年青的工程師之稀少，曾以此情形告知希特勒。而希特勒的回答一向都是如此：『軍人比知識分子更重要。』青年們應知道，人家雖然在學問方面受

了一些損失，但人家的身體却鍛鍊得真是強健，得失至少還可以相抵。但是我們呢？我們的學問既然荒疎，而且因為浪漫生活的結果，連身體也糟蹋了！

孔子說：『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為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照孔子的意思，單是身體好是不行的，而一切的門閥家世，都是不足誇耀的，惟有真實的學問纔是真實的本領。孔子是最注重真實的學問的。他說：『吾常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說：『思而不學則殆。』學問與思想，是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輔為用的。

國父的一生，就最注重高深的學問。他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祇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他無論是在做事或是休息，每天除了飲食工作以外，總是手不釋卷。在旅行的時候，他別的東西都可以不帶，但總要帶幾本關於革命方面最新的出版物。就是在火線上督師，也帶有許多書籍雜誌，軍事上的工作一停止，便把書籍拿在手裏，從容不迫，一行一字地讀下去。這是何等的精神！民國十三年六月

十六日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國父曾有一篇訓詞，叫做「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與犧牲奮鬥的精神」。他慷慨激昂地說：「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麼根本呢？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纔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的學問。」

青年們未免太避難就易了。我國先哲治學問的精神，決不是如此的。從前，司馬光未作資治通鑑之前，他先作長編。據說，他的底稿堆滿了十九間屋。這種精神太可愛了。這是最笨重的工作，圓滑輕薄漂亮的人，連做夢也未嘗想到這種偉大的工作的。所以，在治學問方面說，我們最好是去偽而崇拙。圓滑輕薄是偽，那十九間屋的底稿就是拙。

治學問是並不限于在學生時代的，何況我們的青年甚至在學生時代也未嘗治學問呢。上文說過，國父無論是在督戰，或在旅行，都未嘗離學問。這是很可效法的。孔子之所以為萬代師表，就是因為他的學不厭的精神。葉公問子路，孔子是怎樣的一個



人？子路不答。後來孔子對子路說，你可以這樣回答的：「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在別的地方孔子又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謂敏以求之，就是學不厭的精神。孔子嘗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也。」這就是他老而好學的精神。重要之點在於不厭倦，愈鑽研也愈有趣味。

而且，所謂學問，並不限於書本的學問。語曰：「到處留心皆學問」，實在很有道理。達巷黨人批評孔子，就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的學問，最注重多聞多見，所謂「知之次也」的意思，就是不單注重書本的學問，而且要更注重閱歷經驗。關鍵在一個「博」字。孔子嘗爲委吏，其所努力的目標是：「會計當而已矣。」孔子又嘗爲乘田，其所努力的目標是：「牛羊茁壯而已矣。」孔子自己說他少時貧賤，故多能鄙事。孔子不但自己博識，無所不通，他門下的弟子，也是各樣人才齊備，並不專限于一行。東郭子惠嘗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回答道：「夫隱括之

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難也。』這一段話，頗可玩味。現在美國的大學生，于書本學問之外，還會開汽車，修理自來水管，並且能把收音機的零件一一取下來修理。這實在是博學多能的好榜樣。

還有，學問二字，顧名思義，很可以知道，既要學，又要問。子入太廟，每事問。孔文子之爲人，則不恥下問，孔子很贊美他。顧亭林治學問最勤。他家中藏書很多，旅行時就用兩匹驢馱着書跟在後而走，隨時隨地遇有好書就收買，其有家藏善本，不可以金錢收買的，則由自己手抄，或募人代抄。旅行時行經平原大野，沒有什麼可留意的，就在馬上默誦經書的注疏。這就是他的勤于學。他旅行時，遇有山川險隘，則尋老兵追問究竟。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其材料就是從這樣腳踏實地的方法搜集得來的。這是他的勤于問。曾國藩說：『學于古則多看書籍；學于今則多覓榜樣。問于當局，知其甘苦；問于旁觀，則知其效驗。』要這樣治學問，纔不空洞。青年們多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者，其癥結所在，由于不肯學，亦不肯問。倘能『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

閒話桑麻，就決不至于如此了。

青年們慎勿以爲那般在學問方面有所成就者，都是天生的聰明人。再沒有比這個誤會更足以敗事的了。正相反，那些在學問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往往天資都不很高，不過敏以求之罷了。孔子就坦白地承認：「我非生而知之者。」青年們慎勿以爲不做大學教授或者做學者，就不必研究學問。上文所說國父的好學精神，就可以打破這種謬論。

茲再舉現代英國政治家邱吉爾生平二三瑣事以爲佐證。邱吉爾多才多藝。多年以來，他最得意的運動就是砌磚；他曾有一時加入過泥水匠工會。他能蹲在牆的前面摻和灰泥，把磚砌得有條不紊。他又善作畫，爲了舒暢胸襟的緣故。他曾經用「查理士毛林」的筆名，開過幾次繪畫作品展覽會。像邱吉爾這樣，實在當得起孔子所說的一個「博」字。但邱吉爾天資並不高。他住小學時，常考最末一名。就是考軍官學校，頭兩次都是名落孫山，直到第三次纔考上。他的數學成績最壞，但他亦會努力學習，他的口號是：「向着敵人最危險的地方進攻。」現在的邱吉爾不但是政治家，他的散文也獲得優美極

了，他又是當今第一流的演說家，口若懸河，說得娓娓動聽。他一生的成就，就得力于這『向着敵人最危險的地方進攻』的精神。在印度當軍官的時候，同僚下午睡覺休息，他發奮讀書，學習寫作。結果，這『不大流利的重砲』，說起話來，竟天花亂墜，博得滿堂的喝彩。

我們中國今日所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向着敵人最危險的地方進攻』的治學問的精神。不學無術不但是有一種學校病，而且也是一種政治病，社會病。倘使我們的政治家每天能挪出兩個鐘頭的功夫來讀書，中國的政治早就清明了。假使我們一般的商人，或者兼營商業者，都能於打算盤之外，亦讀一點書，我敢說物價決不至于如此高漲了。

這種追求學問的精神，也就是浮士德的精神。這是一種渴求無盡之智識與無盡之經驗的精神。浮士德是一個理想的人物，他永遠作理想的追求，好奇心，力學不厭，對自然之詳盡研究。歌德詩劇中的浮士德，不但前進，而且上進。他不但追求學問，而且磨鍊人格。浮士德常與魔鬼麥斯多菲里士爭持，把他戰勝。結果浮士德的靈魂終歸天上。

現代中國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惟有牠纔可克服消極悲觀與荒淫無恥。惟有牠纔能把中國造成一個理想主義的極樂園，而不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銷金窟。

中國現在正對於世界負着一種責任。這是中國文化對於世界的負債。我們要以王道的思想去克服那猖獗橫行的霸道思想。國父說過：『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爲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從前生存競爭之學說，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將次打消。何謂過渡時代？蓋由野蠻學問而進于文明學問也。』（從野蠻學問到文明學問）

青年乎，其速研究此文明學問。然而此文明學問，必須求之于我立國五千年的文明中國之聖經賢傳中呢。

故曰：學問爲濟世之本。

## 第十一章

青年時期精義

## 第十一章 有恆爲成功之本

列子上面有一個故事說，北方愚公年九十，以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出入必須迂回繞路，欲平之。有人嘲笑他說：「你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想做什麼呢？」愚公說：「誠然。但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而山並不加增，爲什麼不能剷平呢？」後來操蛇之神聞之，告於上帝。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這故事的後半近於神話了，但牠的寓意是很好的。牠給我們的教訓有二：其一，「有恆爲成功之本」。其二，「有志者事竟成。」

爲什麼要有恆呢？這是有幾層道理可說的。最重要者就是下面所說的數項。

第一，一件事情的做成，是需要相當時日的，未可一蹴而幾，惟有恆可以幫助我們成功。孟子上亦有助苗長的故事，亦可說明此理。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有一定時日的，助長着牠又有什麼用處呢？鄉下的俗話說：「秋前十天無穀打，秋後十天滿被

黃」，這就說明收成有一定時限的，不能助長。

或可問：科學是可以增加產量，科學甚至可以縮短出產的時間，爲什麼不能助長呢？這是不錯的。據說在蘇聯實行五年計劃的期中，有一位農場養雞處「效率十足」的青年處長，讀到一本說明書。講到新由美國運來最大新式的人工孵卵器，讀完後恨恨地說道：「什麼！要九十八溫度廿一天纔行！美國人可以那麼慢，但蘇聯非超過美國不可！」於是他把五十萬隻雞蛋，放在一百零五溫度的孵卵器裏。十八天就得結果呢。這就是科學可以助長的實例。但科學不能將時間的因素完全消滅。一件事情的成功，仍需要相當的時日。

中國古昔的哲人論到這些地方，就講究有恆。他們遵守的格言是：「常操常存，得一恆字訣；勿忘勿助，得一漸字訣。」漸，就是讓牠慢慢地循着自然的程序長成。沒有忍耐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於漸字訣之外，又須遵守一個恆字訣。

第二，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不是循着一條直線進行，而是有挫折，有困難的，惟

有恆纔可以克服戰勝牠。拿破崙說：『難之二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這話的意思就是說要以恆心克服困難，但愚人不明白此理，性急而無忍耐，所以往往半途而廢，或者功虧一簣，真正地給困難把他難住了。

這『困』字，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什麼是『困』呢？中國的聖賢說，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就是這個『困』。譬如寫字，一天一天不停地練習，愈往下寫，手也愈痛，字也愈看愈醜，愈不像字，這就是所謂『困』了。平常人往往做到這地步，就停止了，因為感覺很難。但若持之以恆，鏗而不舍，就可打破這一個難關，而得一大進步，再往前走。再走，仍不是直線進行的，經過相當的時日，又困了，又須用有恆去克服牠，天下事大抵如此的，有挫折，有困難，惟有『有恆』可以戰勝牠。能打破一個難關，我們做事的能力就更一進步，意志也更堅強。能打破千百個難關，那真正是百鍊成鋼了。我們所謂『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甚。』其重要之點也在於有恆，克服難關之後，便進步了。



天下事大抵都是如此成功的。語曰：「失敗爲成功之母」，正是此意。失敗使我們準備到成功之境。困難愈甚，我們克服困難之心亦必須愈大纔行。譬如你讓一個嬰兒握着一條繩子，你試把那條繩子拖去，那嬰兒是會更緊更緊地抓住牠的，非至他全身力量用盡永不放手。每次失敗後，我們亦須像那嬰兒一般，緊緊抓住不放手，而且必須再使出新的力量呢。

我們讀諸葛亮的出師表。豈不是很受感動嗎？這使我們感動的原因，一方面是景仰他的忠心熱忱，出師表上稱「先帝」的地方很多，實在是情致殷殷，孤忠耿耿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很傾倒於諸葛公克服困難的能力。出師表上面有幾句話，可以令我們永久不忘：「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我們試想那敗軍之際是什麼光景；兵士，死的死，傷的傷，輜重損失了，作戰計劃，根本推翻，而尤其糟糕的，失敗之後，一般的士兵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人在這時候受命，是不是需要以極大的魄力去收拾殘局，重整旗鼓，以備捲土重來呢？下面一句明明說「奉命於危難之間」，

不但須克服困難，而且境况還很危險，必須從容鎮定。最妙是二十一年如一日，倘使無恆心，這怎樣能行呢？這豈不是青年的絕好模範嗎？

居里夫人的故事，也一樣地使我們感動。那時法國科學家培克萊爾發現鈾鹽不暴露於光線底下，也會自動發射一種不明性質的光線。居里夫人很醉心於這種發現，她決心繼續研究。她和她的丈夫居里先生都沒有錢可以從事研究工作，他們便向人借貸。又設法從奧國政府方面弄到一噸瀝青鈾礦。他們把一堆堆的鈾礦煮過，然後濾清除去不純粹的質素。當毒氣瀰漫滿室，幾乎可以把人悶死時，居里夫人親自把一桶桶的液質，移到天井去。她每次在沸騰的大鍋旁邊，站立許多鐘點，用一根差不多和她身體一樣高的鐵棒，攪動那濃厚的液體。她隨便預備一些餐食，和她的丈夫一邊繼續實驗工作，一邊吃。他們的實驗室本是一間小貯藏室，簡陋極了。冬天實在冷得很。當着居里夫人在這實驗室裏冷得不堪的時候，她就用力把溫度寫在簿子上，以為復仇。這位世界馳名的發明鑄的女科學家，在上次歐戰時，曾經用她的「輻射車」救濟過百萬名以上的傷兵的，

就曾在這樣悽慘的環境中工作過來的。如果沒有忍耐及恆心，行嗎？

一般批評家認為相對論的發明者愛因斯坦之成功，完全由於他的心性恬靜，既有耐心，又有恆心。他每次成功，都是許多次失敗的結果。他最大的長處是，聳一聳肩頭，滿不在乎的，輕輕地把多日勞作的成績全部拋棄，從頭重新做起。這也是與諸葛亮克服難關，整理敗軍，收拾危局一般地偉大呢？

第三，有恆的方法是最平常的方法，可是也是最穩當的成功的方法。人而無恆，將怎樣呢？那一定是時作時輟的，所謂「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正是說的這種人。或者，起初作的時候很起勁，但因為用力過猛，後來却接不上了。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正是指的這樣的人。或者，雖然也工作，但是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往往半途而廢，前功盡棄，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指的就是這種人。然而，這些都不是成功的方法。

成功的方法是像那寓言中龜兔競走時的烏龜一樣，一步一步，鍥而不舍地往前走。

並不是像那兔一樣，自恃走得快，走一會就睡覺休息了。英文中有一句諺語的意思說，那將石頭打成小窩的，是那一滴一滴的細水，而不是那大股大股的巨流。道家的『細水長流』，亦是此理。不然，若是颶風暴雨，又那能長久呢？

故曰：有恆為成功之本。

## 跋

以上所陳，把這黨員十二守則的精旨奧義，約略地闡釋了。但是還有一點餘意，骨鯁在喉，亟思一吐爲快。這點餘意便是：行。

總裁提倡力行哲學。他說：「我們要事業成功，必須不間斷，不中輟，不達到目的，決不終止，生活一天，力行一天：：：」。又說：「總理說：『能知必能行。』我們還要續一句『不行不能知』。」（行的道理）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下將治，則尚行也；天下將亂，則尚言也。」顏習齋亦說：「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們這青年守則十二條的意思，也是要求力行。所謂守則，顧名思義，當然要遵守而行之的。

有一個力行的好榜樣在此。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說：「你在我門

下三年不讀書，這是什麼道理呢？」公明宣說：「那裏敢不學呢？我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我很喜歡，正在學如此做，尙未辦到呢。我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懶惰，我很喜歡，正在學如此做，尙未辦到呢。我見夫子之嚴臨下而不毀傷，我很喜歡，正在學如此做，還未辦到呢。那裏敢不學呢？」這是尙力行的代表。

這青年守則十二條，也許都是極平常的道理，但正因其爲平常，所以纔是家常便飯一般，人人可用呢。我們那裏能夠因其平常，而忽略牠呢？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問道於烏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這何足奇？」三歲孩兒也道得。」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乃作禮而退。

這些平常的道理，我們青年也許都知道的。但是，可愛的青年，你們知道斯巴達人的故事嗎？他們是無言的勇武民族呢。斯巴達人討厭多說話。有一回，愛琴海中一個小島遭到嚴重的災荒，他們派代表到斯巴達求助。代表的說話真長，他把災情描寫得淋漓盡

致。但是斯巴達人一點幫助也不給他，斯巴達人說：「前面所說的我們忘記了，後面的話更叫人聽不懂。」

災情實在嚴重到非求助不可的程度，於是他們又派代表前去。只是囑咐他不多說話。代表到了斯巴達，把空的麵粉袋打開對他們說，請你們把袋裝滿。斯巴達人依從着，把所有的空袋全裝滿麵粉。

代表告辭斯巴達王時，王說：「不必再多說話。我們早看見了。下次來時不要多說話。」

可愛的青年，我也不再多說話了。請把你們的腦筋就用這點平常的道理來裝滿，然後像斯巴達人一樣，力行罷！

力行至上。

成功至上。

武漢市圖書館編者在委員會審定圖書字第三一九六號

No. 1104

S 34-20